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2017
1月下
故事会
®
STORIES
2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喜迎新春 美传故事

# 2017 年《故事会》杂志

# 7 大举措讲述“中国好故事”

## 读者热心 · 作者用心 · 编者尽心

一流的杂志要有一流的作者，一流的作者要有一流的作品，一流的作品要有一流的报酬。本刊决定自 2017 年起，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心，实施以下七大举措：

### 一、推出“头条故事”栏目

每期推出一篇“头条故事”。作品要求：有新鲜、奇巧的核心情节，有精彩独到的新观点、新视点、新传点。本栏目优稿优酬（千字千元），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来稿。

### 二、优化“网文热读”栏目

栏目要求：在互联网、手机微信上流传的带有一定故事性的叙事作品，题材新颖时尚，情节夸张有趣，风格另类特别，篇幅短小精悍。

本栏目欢迎推荐。如有符合上述要求的“网文故事”，务请推荐给我们，一经采用，即致稿酬。

### 三、征集优秀“长篇故事”

应广大读者要求，本刊将适时推出“长篇故事”栏目，“长篇故事”或以连载的形式在杂志上刊登，或单独结集成书，或两者兼顾。

来稿要求：1. 题材新颖，视角独特；2. 情节曲折，内容厚实，线索清晰，悬念感强，能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；3. 人物形象鲜活生动，能让读者记得住；4. 篇幅在 4 万至 8 万字之间。

### 四、实施“签约作家制”

为鼓励《故事会》的老作者多写新稿，多写好稿，本刊决定自 2017 年起实施“签约作家制”。凡在《故事会》上发表原创作品达到一定数量、质量的作者，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“签约作家”，享受高于标准的稿酬待遇，并优先享有和影视公司洽谈改编的机会。

### 五、设立“故事创作新人奖”

为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新作者，本刊将于 2017 年起设立“故事创作新人奖”。获奖者将优先参加《故事会》杂志社举办的研讨班或笔会活动。

### 六、举办多种主题故事征文

本刊将于 2017 年举办“山阳杯”全国幽默故事征文，“法宝杯”中国法治故事创作讲演征文等多种主题活动。覆盖面广，获奖率高。除稿酬之外，作者还有机会获得一笔不菲的奖金。

### 七、定期开展故事沙龙活动

故事沙龙是繁荣故事创作的有益形式。2017 年《故事会》编辑部将定期前往各地开展故事沙龙活动，和故事爱好者面对面交流，听取意见，组稿改稿。各地文化馆、群艺馆和其他社会团体如有意举办类似活动，欢迎与编辑部取得联系。

# 梦想成真




一个农村的男孩，从小跟父亲在田间干活。有天在田头休息的时候，他望着远处连绵不断的群山遐想。父亲问他在想什么。他回答说："我想将来不种田，也不上班，坐在家里，就有人把大笔的钱汇来。"父亲自然不信，让他别做白日梦了。然而出乎父亲的意料，这个男孩为了圆梦，努力学习，大学毕业后，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很快成名，稿费汇款单真的像雪片般飞来。



在英国，也有一个关于梦想成真的故事。有一个退休教师，名叫布罗迪，他在整理家中的阁楼时，发现了一叠发黄的旧练习册，他们是皮特幼儿园 B2 班 31 位孩子的教学作文。这些作文竟然在布满尘埃的阁楼上躺了 50 年。

作文的题目是《未来我是——》，31 个孩子有 31 个梦想：有想当驯狗师的，有想当领航员的，有想当教师的，有想当王妃的……

布罗迪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：把这些本子重新发到同学们的手中，让他们看看现在的"我"是否实现了 50 年前的梦想。他在报刊上刊登了一则启事。不久，一封封回信带着问候，也带着对自己童年梦想的好奇，纷纷来到布罗迪的手中，他们中有功成名就的学者、企业家、官员，更多的是平凡的普通人。

一年过去了，布罗迪手中只剩下盲童戴维的作文本。他写在作文本中的梦想是想当一名内阁大臣。他认为，在英国的历史上还没有盲人进入内阁的先例，他要创造历史。

正当布罗迪猜测着各种可能的时候，他收到了来自英国内阁大臣的来信，信中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也分外感动：我就是戴维，感谢你还为我保存着儿时的梦想。不过我已经不需要那个本子了，因为从那时起，我的梦想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，从未放弃过。50 年过去了，我已经实现了那个梦想。

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林清玄，他曾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。而英国内阁大臣戴维也确有其人，是前首相布莱尔的内阁成员之一。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梦想，正是因为人们的坚持而得以实现。而他们的经历又被写成了故事，激励着更多人去拥有并实现自己的梦想。那今天的你，是否仍在追梦的路上?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623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1月 STORIES

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





2017年1月
下半月刊·绿版
社　长、主　编　夏一鸣
副社长　张　凯
副主编　朱　虹　吕　佳
本期责任编辑　刘雁君
电子邮箱　nina_lyj@sina.com
发稿编辑
朱　虹　王　琦　黄怡亲　赵嫒佳
美术编辑　郭瑾玮　王怡斐
本社办公室电话　021-6437 5030
红版编辑部电话　021-6433 2325
绿版编辑部电话　021-6433 6469
地址　上海市绍兴路74号　邮编　200020
主管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主办　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单位　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发行范围　公开

出版发行部
发行业务　021-6431 3938
发行经理　钮　颖
媒介合作　021-6433 8113

媒体部
新媒体　021-6467 7160
广告业务　021-3401 0383
广告总监　孙珍霞
广告经营许可证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号

故事会互联网+
《故事会》微博　@故事会
《故事会》微信　story63
故事中国网　www.storychina.cn
《故事会》网店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

国外发行　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印刷　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发行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国内代号　4-225　定价　4.00元




## 回去

小伙子买了辆二手奔驰，做起了网约车的生意。

这天，他接了个单，乘客竟是前女友。一路上，两人相对无语，小伙子专心开车，而前女友却表情纠结，仿佛在做思想斗争。

到达目的地后，前女友轻声地对小伙子说："我们还能回去吗？"

小伙子愣了一下，说："你确定？回去还得加二十块钱。"（周继红）
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

## 搬 家

爸爸对儿子说："让妈妈再给你生个妹妹好不好？"

儿子立刻摇头说："不好！"

爸爸便问："为什么？"

儿子说："家里房子太小，没有她的房间了。"

爸爸提议道："那我们可以搬家呀。"

儿子想了想说："搬家也没用，她会跟我们到那儿去的。"

（潘光贤）

## 带手帕

小女孩第一天上幼儿园，回家后让妈妈给她带零食，妈妈没同意。

第二天，小女孩从幼儿园回家，对妈妈说："明天让我带个手帕吧！"

妈妈纳闷地问："要手帕干吗？"

小女孩说："别的小朋友吃零食的时候，我好擦擦口水。"

（兰之幽）

## 价 值

小鸡问母鸡："你今天能不下蛋，带我出去玩吗？"

母鸡道："不行，我必须下蛋！"

小鸡说："可你已经下了这么多蛋了！"

母鸡无奈地对小鸡说："孩子，你要记住，一天一个蛋，菜刀靠边站；一月不生蛋，高压锅里见。"

（大浪淘沙）

## 写日期

临近交卷，监考老师发现一个学生题没做完，却在写日期，便对学生说："日期可以不写，你就抓紧做题吧。"

学生抬起头，认真地说道："老师，我就想在试卷上多写点对的东西！"

（卧 龙）

## 不掉色

张飞跟一个卖饼的在吵架，刘备赶来劝架。

张飞怒道："这饼黑了两块，我让他换换，他不肯！"

刘备问："那他为什么不肯？"

张飞气呼呼地道："他非说这两块是我给摸黑的。混账东西，老子黑是黑，可从来不掉色啊！"

（汪 杰）

## 理 想

小男孩一心想着长大后摆地摊。妈妈训斥他说："以后不准说摆地摊，没出息！再有人问，你就说长大后要出国念书，上哈佛大学！"

后来，再有人问他："长大后要干什么？"

他便回答："出国念书，上哈佛大学！"

那人又问："那大学毕业后呢？"

他白了那人一眼，说："摆地摊啊！"

（极品咖啡）





## 孔明灯

妈妈带着儿子放孔明灯。儿子问："我们放上天的孔明灯多少钱一个？"

妈妈回答说："一百块吧。"

儿子赶紧说："一百块就买个灯，这也太贵了吧？还不如把钱给我呢！"

妈妈看了儿子一眼，说："给你一百块，你倒是能上天啊！"（潘　烨）



## 自投罗网

老师在班里收作业，收好后，便问："都交了吗？不会有漏网之鱼吧。"

此时，一个学生怯生生地回答："老师，那条鱼想明天再自投罗网，可以吗？"（阿　丹）

## 温　柔

爸爸对女儿说："闺女啊，你都结婚了，要学会温柔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实在是吃不消了！"

女儿不解地问："爸，我啥时候不温柔了，你又为啥吃不消啊？"

爸爸愤愤地说："你才结婚一个月，就把你老公打出来二十次。他每次到我这儿诉苦都要借酒浇愁，把我存了十几年的好酒都喝完了！"

（汪　杰）

## 海　鸥

爸爸带着四岁的儿子在海边玩，突然发现沙滩上有一只死了的海鸥。

儿子问："爸爸，它怎么了？"

爸爸回答道："它死了，到天堂去了。"

儿子又问："爸爸，那上帝为什么又把他扔下来了？"

（风吹麦浪）



## 不要这样的老公

一天，姑娘去医院看望受伤的闺蜜。闺蜜两眼红红地说："你以后找男人要看清楚点，像我老公这样的，千万不能要。"

姑娘心里一惊，问道："你是被他打伤的啊？"

闺蜜咬着牙说："这次我打他，他居然敢躲，害我一脚踹柜子上了！"

（竹之语）

## 博士哥哥

哥哥是医学博士，过年回家，弟弟一直站在他身后，哥哥就问他："你为啥老跟在我后面呢？"

弟弟说："我这是体验一下博士后的感觉。"（匆　匆）

## 爸爸几岁了

有一天，老师问小明："你几岁了？"

小明说："我五岁了。"

老师又问："那你爸爸几岁了？"

小明想了想，说："爸爸也五岁了。"

老师说："小明，再好好想想，你爸爸到底几岁？"

小明说："他是从我出生那天开始做爸爸的，现在正好五岁。"

（吕　一）

## 作弊

这年，高考作弊入刑。某考生因高考作弊被抓，进了拘留所。

拘留所里，另一个人见考生衣着整齐、举止斯文，便好奇地问他："你是怎么进来的？"

考生回答道："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是通过考试进来的！"

（战小雨）



本栏目欢迎来稿。如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nina_lyj@sina.com。

卓伟搭上火车时，一心只想找到前女友，和她同归于尽。不料在火车上，他遇到了一位中年大叔，似乎能一眼看透他的内心……



# 看出你的心事

■杜　辉



卓伟是个打工仔，他最大的骄傲是有个大学生女友。女友出身贫寒，她这些年上大学的费用，全都靠卓伟辛苦打工赚的血汗钱。

然而，让卓伟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女友大学毕业后，很快投入了一个中年富商的怀抱。卓伟气得差点吐血，在床上躺了足足三天后，他搭上了开往前女友所在城市的火车，一心只想找到那个坏女人，和她同归于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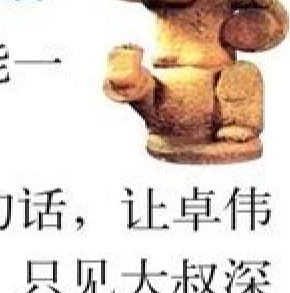
火车上，有一位中年大叔，铺位在卓伟的上面，他边放行李边和卓伟搭讪："小伙子，去哪儿啊？"卓伟实在没心情跟人闲聊，索性装作没听见，来了个不理不睬。

大叔碰了个钉子，倒也没介意，他深深地看了卓伟一眼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列车在原野上奔驰，窗外是茫茫黑夜，正如卓伟此刻的心情。他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于是掏出手机玩斗地主，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，他还特意关掉了手机声音。

由于心情不好，卓伟玩牌时也带着情绪，随着牌局变化，不时发泄几句："有大王就了不起吗？看我怎么收拾你……"

就这样，卓伟玩了半宿斗地主，眼睛都熬得通红，早上，那位大叔



从上铺下来，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卓伟，说道："小伙子，晚上没睡好吧？"卓伟敷衍地笑了笑说："没办法，睡不着。"

没想到这位大叔盯住不放了："有什么烦心事，能不能跟我这个过来人说说？"

卓伟皱了皱眉没说话，心想：这大叔也真有意思，自己跟他素不相识，这么问不觉得有些冒昧吗？

大叔摇摇头，不再说什么，径直去了前面的车厢，过了一会儿回来时，手里拎着两袋早餐，放在餐桌上，热情地招呼卓伟："来，咱们一起吃，我特意买了两份。"

这下卓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一边掏钱一边说道："这可不行，哪能让您为我花钱？"

大叔连连摆手："我没钱找零，你下次请我不就得了。"

大叔把早餐取出来摆好，花卷、咸菜、鸡蛋，还有热腾腾的粥，然后把筷子递过去，卓伟只好一边道谢一边接过筷子。

大叔这么热心肠，卓伟哪能再摆冷面孔。两人边吃边聊，不过聊的只是些闲话，卓伟虽然满腹心事，但他没打算向任何人倾吐，更别说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了。但卓伟有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大叔看他的目光中饱含深意，似乎能一眼看透他的内心。

大叔接下来的一句话，让卓伟的怀疑又加深了一层，只见大叔深有感触地说："看到现在的你，就想起了当年那个差点铸下大错的我，你要不要听一听我的故事？"

在卓伟惊讶、疑惑的目光中，大叔讲了起来："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位姓高的朋友，一次他做生意失败，欠下一大笔债，来找我借钱，我二话不说，把准备买车的五万块钱全借给了他，而且连借条都不要，老高感动不已，说我以后就是他的亲兄弟。"

讲到这里，大叔叹了口气，声音低沉下去："几年之后，老高发达了，公司越开越大，但他绝口不提还钱的事，我找他去要钱，哪知道他矢口否认借过我的钱，还让保安把我揍了一顿……"

卓伟听得怒火中烧，一拳砸在餐桌上："天底下咋就有这么多无耻的人？"

大叔摇头叹道："你听一下都气成这样，何况是亲身经历过的我？我当时气得肺都要炸了，脑子里什么都不想，只想着找老高算账，来个玉石俱焚、鱼死网破。我去买了一把三棱军刺，准备给他个透心

凉……”

卓伟听得好紧张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后来怎么样了，你付诸行动了吗？”

大叔发出豪爽的笑声：“我要真那么做了，现在还能好端端地坐在这里吗？要么早就吃了枪子，埋在黄土下面了；要么还蹲在牢里，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，这辈子就算交待了。”

卓伟心中一凛，身上冒出一层冷汗，沉默了一下才问：“您当时是怎么想通的？”

大叔说道：“与其说我是自己想通的，不如说我是被活生生的案例吓醒的。行动之前，我看到电视上有一档法制节目，有一个死刑犯正在接受采访，由于他一时冲动，杀了坑他的人，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。那个年轻的死刑犯悔恨交加，他痛哭流涕地告诉记者，如果一切能够重来，哪怕被坑得再惨一百倍，他也不会再去报复寻仇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，也没有什么比以身试法更愚蠢……”



大叔忆及往事，不由一声感叹：“我要感谢这个早已不在世上的犯人，没有他的及时告诫，也许我就是下一个死刑犯了。我像一个经历了一场高烧的病人，烧退后整个人都清醒过来，我努力把老高的事抛诸脑后，投入了新的生活。现在我过得很好，有自己的物流公司，还有幸福的家庭……”

故事讲完了，但大叔的话还没结束，他目光灼灼地盯着卓伟，加重语气道：“小伙子，我给你讲这个故事，只为让你悬崖勒马，不要让一时的冲动，毁了你的人生！”

卓伟呆呆地坐着，心里翻江倒海，他突然站起身，恭恭敬敬地向大叔鞠了一躬，说道：“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！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！”





“不过……”卓伟心里还有一个疑问，“大叔，我很想知道，您是怎么看出我的心事的？”

大叔神秘地一笑：“我学过麻衣神相，由外而知内，由表而及里，没有什么能瞒过我的眼睛。”

大叔的话似真似假，卓伟也只能半信半疑，不过大叔接下来的表现，似乎证明他并没有那么神，他不断地追问卓伟接下来的打算。当大叔得知卓伟已经辞了职，不知该何去何从时，他当即表态道：“我的物流公司正好缺人，干脆你来我这儿干吧，看得出来你是做事很认真的年轻人，跟着我干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了你……”

虽然相处时间不长，但卓伟已经十分信任这位大叔，当下二话不说，跟着对方下了车。

两年后，卓伟从大叔的得力助手，升级成乘龙快婿。正式改称呼的这一天，翁婿两人小酌了几杯，席间卓伟借着酒意说道：“爸，咱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，您那麻衣相术，能不能教教我？”

大叔放下酒杯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哪会什么麻衣相术？我从来就不信那些！”

卓伟呆住了，忍不住旧话重提：“那您当初是怎么知道我要去寻仇报复的？”

大叔抿了一口酒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说穿了就没什么意思了，我当时正在睡觉，被你的自言自语惊醒了，就听你在嘀咕什么：小子，等着我的炸弹，非把你炸上天不可！”

卓伟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他啼笑皆非地说了一句：“爸，我当时是在斗地主啊，我说的是扑克牌里的炸弹！”

这下轮到大叔傻眼了，翁婿两人对视良久，突然指着对方，同时大笑起来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 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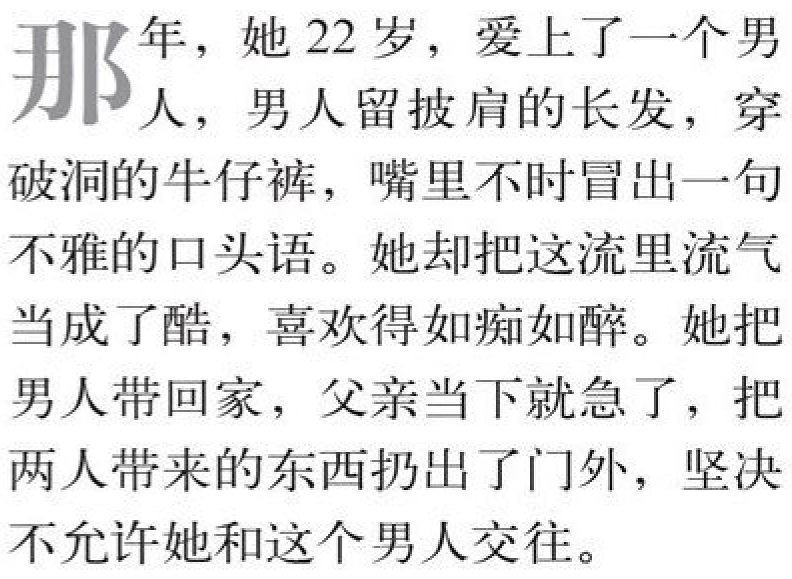



# 踮起脚来爱你的人

■ 赵文静

那年，她22岁，爱上了一个男人，男人留披肩的长发，穿破洞的牛仔裤，嘴里不时冒出一句不雅的口头语。她却把这流里流气当成了酷，喜欢得如痴如醉。她把男人带回家，父亲当下就急了，把两人带来的东西扔出了门外，坚决不允许她和这个男人交往。

她是烈性子，放出话来：“这辈子非他不嫁！”父亲也下了死令：“要他，就别要我这个爹！”



她拉着男人摔门而去，从此断绝了和父母的一切来往，和男人一起在外面租房过日子。

不久，他们结了婚，男人却不是她想的那般如意，他吃喝嫖赌抽，动辄对她打骂。几年里，她不断怀孕，可男人说养不起不能要孩子，她连着做了几次流产，直到六年前，医生给她下了最后通牒，再流产，她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生孩子的机会了。

她固执地生下了孩子，月子里，男人依然没有给她半丝温情，仍是出去喝酒赌博，半夜也不回家。她当然没脸让母亲来照顾她，况且母亲就算想来，父亲也不会同意，这些年来，她没有见过他们一面。幸运的是，她有一个一起长大的女友，经常来照顾她，隔三岔五给她送来熬好的鸡汤或鱼汤，还给她买了红糖、小米和鸡蛋。



孩子三岁时，男人狠心地跟着别的女人走了。她离了婚，独自带

着孩子艰难度日。她又要带孩子，又要打工，每晚回到家，都是筋疲力尽。还好有那个女友经常接济她，给她的儿子买零食和衣物。女友劝她回家，请求父母的原谅，她却不肯，说再难，也不求他们。

有一天，母亲却跟着女友一起来了，看着她的出租屋，看着消瘦的女儿，母亲不禁泪流满面。她想起那些艰难的日子，狠心的母亲并没有给过她一丝帮助，便板着脸，说："你回去吧！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！我不用你管！"她一句句生硬的话，刺得母亲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女友终于忍不住说话了："你以为你坐月子喝的鸡汤、鱼汤，是我给你做的吗？你以为这些年，接济你孩子吃穿的是我吗？你错了，这些年阿姨天天打听你的消息，时时刻刻关注你，知道你性子犟，怕你不接受，就请我帮忙，我是实在看不过去，才把你的状况告诉阿姨的！"

听完这些，她哭了，却还是不肯回家。母亲知道，她是怕见父亲，怕父亲不能原谅她，更何况她现在混成这样，哪有脸面对父亲？

过了几天，母亲再来时说："你可以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回家，你爸天天六点半去公园练太极拳，九点多才回来，这样我也可以给你们做点好吃的，你看孩子瘦的。"她看了一眼干瘦的儿子，终于点了头。

接下来，每天早上七点，她都带着儿子去母亲那儿，母亲总会把热腾腾的饭菜端给她。饺子、面条、排骨、酱牛肉、葱油饼，隔三岔五的还有她最爱吃的韭菜合子。以前，韭菜合子一直是父亲做的，他最拿手，馅里有虾米、鸡蛋、豆腐皮。如今，馅一样，面一样，甚至味儿都一样，可父亲再也不会给她做了。



一天早晨，母亲照旧打电话叫她去吃早饭。走到半路，突然下起





了雨，进了父母家的小区，她却看到正在屋檐下躲雨的父亲，四目相对，想躲避已来不及。她走过去，低着头，半天闷出一个字：“爸。”

父亲尴尬地搓着手，用一种极其嗔怪的声音说：“以后再回家吃饭，就不用躲躲藏藏的了，害得我下这么大雨都得出来！”

那一刻，她的泪与雨水交织在一起，爬满了脸。

母亲告诉她，父亲根本没有早锻炼的习惯，更不会打太极，为了让她能回家吃口热饭，父亲和母亲一起编造了这个练太极拳的谎言。那韭菜合子依然是父亲的杰作，父亲不肯晚上准备馅料，怕隔了夜不好吃，说丫头喜欢吃新鲜的韭菜，因此总是早早地起床，和面、切馅、烙，七点前完工，然后悄悄躲到外面去。

她咬了一口韭菜合子，瞬间泪雨滂沱，那满口的清香，那不变的老味道……之前她还一直好奇，母亲为何能够做出和父亲一样味道的韭菜合子，直到此时才明白。透过眼前的早点，她又想到了坐月子时喝到的那些鸡汤、鱼汤……

她一直固执地认为，父母会记恨她一辈子，甚至狠了心不要她这个女儿，直到此刻，透过韭菜合子的清香，她才发现，不管自己做了多少错事，不管自己走得多远，父母永远是踮起脚来爱自己的人。

（推荐者：水云间）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## 秋裤文学

◆ 唧唧复唧唧，秋裤二十七。
◆ 枯藤老树昏鸦，穿条秋裤回家。
◆ 自古逢秋悲寂寥，只因秋裤买太小。
◆ 劝君穿着秋裤走，西出阳关不再有。
◆ 垂死病中惊坐起，我的秋裤在哪里。
◆ 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穿条秋裤行不行。
◆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床头穿秋裤。
◆ 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不穿秋裤不好找。（**推荐者**：吕　一）



## 爆笑对话

◆ 乘客：“那些用打车软件的，有没有人乱下单？”
司机：“有啊，下单去美国、去泰国的还算正常，曾经有一单是，从东土大唐到西天取经。”

◆ 同学 A：“如果断网了，我一定会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”
同学 B：“我以前也这么想，结果后来真断网了，我却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修复网络上……”

◆ 同事 A：“借我点钱吧！”
同事 B：“我得和我老婆商量。”
同事 A：“你不是没有老婆吗？”
同事 B：“对，所以没得商量。”

◆ 爸爸：“你喜欢玩水吗？”
儿子：“喜欢。”
爸爸：“那你去把碗洗了。”

◆ 问：“50 公斤棉花和 50 公斤女人，哪个更重？”
答：“女人，女人会谎报体重。”

◆ 儿子：“我要出去跟朋友们玩。”
妈妈：“你是问我还是告诉我？”
儿子：“我是在跟你要钱。”



（**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



# 跟名人学幽默

◆ 鲁迅有不爱理发的习惯，朋友劝他："你的头发那么难看，怎么不去理一理？"

鲁迅随口回答："我出钞票，你们好看？不干，不干！"

◆ 丘吉尔是位出色的演说家，却是最差劲的听众。一次，反对党议员在陈述，丘吉尔听得不耐烦了，开始摇头作态，吸引了在座议员的注意。

反对党议员大为恼火："我要提醒这位保守党的朋友，我现在仅仅是陈述我自己的意见。"

丘吉尔抬起头说："我也要提醒这位演说的朋友，我现在仅仅是摇我自己的头而已。"

◆ 二战期间，毕加索给每个去参观他画展的德国军人一幅《格尔尼卡》的复制品。他在这幅画中描绘了格尔尼卡城镇遭到德军飞机轰炸后的惨状。

一个德军头目指着画问："这是你的杰作吗？"

毕加索答道："不！这是你们的杰作！"

（**推荐者**：潘光贤）

## 用专业相关的话表白

◆ 我是学物流管理的，你愿意跟我一起送快递吗？哎，别走啊！送外卖也行啊！

◆ 我是学石油专业的，我只为你加油！

◆ 我是学法律的，以爱之名，判你无期徒刑，在我身边执行。

◆ 我是学编导的，你愿意做我人生中永远的男主角吗？

◆ 我是学人力资源管理的，你愿意和我一起管我们的孩子吗？

◆ 我是学水利水电工程的，你愿意和我一起修大坝吗？

◆ 我是学会计与审计的，你愿意和我一起算账查账，勤俭持家吗？

◆ 我是学经济的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发财吗？

（**推荐者**：岸芷汀兰）



# 六眼井

□刘庆元

城市飞速发展，新楼新路的现代风貌，替代了老屋老街的人情味道。而这里有一位老人和他的一座老屋、一口井，仍坚守着，希望为新城多留点旧回忆。




曹建民这些年给人做工程，东奔西走，赚了不少钱。他最近回到老家，发现老家这些年变化很大。

这天饭后，他沿街散起步来。街边的两栋大楼之间，立着一座陈年老屋，那老屋被围墙围了起来，一看就知道是钉子户。

走进围墙内，曹建民看到老屋前有一口古井，心想：这不是高亮家吗，自己从小学到高中，经常在这儿玩。当年，这里出门就能打到井水，可热闹了。曹建民再朝井里一看，清亮的井水照出了人的影子，说明还有人在喝这井水呢。他端详着老屋，想起高亮的爸爸讲过，老屋住过八代人，有两百多年历史，是有文物价值的。



此时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曹建民一眼就认出，此人正是高亮的爸爸，赶紧上前打了招呼，说起了当年往事。老人听了一会儿，总算想起了他，请




他坐下后，便聊了起来，却是越说越来气。

原来，政府拆迁时，想把老屋当一般的房屋拆除，按面积只补偿三百万。老人和高亮坚决不同意，高亮要求两倍的补偿款，老人则说老屋是文物，要求政府保护性挪移，政府都没同意，老屋就这样成了钉子户。

老人叹了一口气，说："总这样不是个事啊。万寿园要改扩建了，工程老板主动找到我们，说老屋可以挪进万寿园，补偿给我们三百万，我高兴坏了。"曹建民明白了：万寿园距离老屋只有两百多米远，他参与过万寿园仿古建筑的项目，仿古建筑多半是用水泥雕琢出来的。如果把老屋整修后挪移到万寿园里去，就显得弥足珍贵了。

老人突然跺了跺脚："可我那小子，硬要人家五百万。后来，人家不搭理我们了，因为超出预算，他们放弃了。"

曹建民想了想，问老人要了高亮的电话，把他约到饭店。高亮说："我也后悔了，三百万就三百万吧，结果那老板说，因为我耽误了他们工期，只给一百万。如果谈不拢，他们宁愿不实施这个项目。唉……"高亮一脸沮丧。曹建民劝他："一百万就一百万吧，以后每年都有游客欣赏老屋，赞赏老屋……"高亮突然站起身："一百万，家里人一平分，还能剩多少？夸奖能当饭吃啊？"最后，两人聊得不欢而散。

曹建民回家后，心情挺复杂。可还没等他想到解决办法，当地就遭了台风。等台风过境后，曹建民去了趟老屋，到了那儿，便感叹不已：老屋仍然挺立着，历经百年风雨，它真能扛啊。但老人住的那间房的窗户掉了，老人受了点轻伤。

高亮来了，劝老人到他家里去住。老人说："我哪家也不去，我就住老屋。"老人还赌着气呢。

高亮走后，老人拉着曹建民的手说："他看重的是钱，我看重的是老屋。一百万行了，我跟他想的不一样。"看着老人伤感的眼神，曹建民沉默了。

这天，当地电视台在反复播放着一个通告：本市水厂的饮用水源受到污染，一周内自来水不能饮用，只能用于洗衣、洗澡。

这时，老屋前的大街上，市民停下了脚步，他们看见了一块醒目的牌子：请大家来打井水，不要钱。"呼啦"一阵，大家提着桶啊盆啊，抢水似的来打井水了。老人维护起

秩序来，市民自觉排起了长龙，曹建民也在其中。打水的市民问老人：“这水真能喝吗？”老人说：“能喝，能喝，井水三十多米深，井周围是沙石土，井水过滤得干干净净，放心喝吧。”大家一喝，井水清凉中带那么一点点甜，比自来水的味道好多了。

老人一边指导他们打井水，一边兴奋地说起了古井的来历：“这里原来每隔一百米就有一口井，一共有六口井，从第一口到第六口，取名叫一眼井、二眼井……这是六眼井。可惜呀，那五口井都被埋掉了，只剩下它了。没想到它今天还能派上用场。”就像自己珍藏多年的好东西，终于被认可了一样，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看到这一幕，曹建民眼角有了泪花，想起小时候，自己玩累了、渴了，就跑到这儿来，高亮爸打上来井水，还没来得及倒呢，他就扳着水桶，就着桶的边缘“咕嘟咕嘟”地喝起来。这一幕印象实在太深了，夏天的井水，喝得真是太痛快了。

曹建民正想着，高亮忽然从外面钻了进来，嘴里喊着：“都出去，都出去。”说着，“嘭嘭嘭”，钉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大桶五元，小桶三元。”站门口收起钱来。老人说话结巴起来：“亮亮，这、这不好吧。”高亮说：“有什么不好的，我们守了它五年，要不是我们守着，它早废了。”虽然收费了，但好多人还是掏钱买了。从天亮到晚上，一直都有人来买井水，一下都没断过。高亮家的人，轮流值班，这钱收得一点不含糊。就这样，高亮挣了万把块。

一周后，水井旁又沉寂下来。









毕竟自来水供应一恢复，人们就不愿花力气来提水了。只有几个老者偶尔会到老人这儿坐一坐，喝几口井水泡的茶，同老人唠一会儿嗑，回忆回忆过去的事情。

因为井水热闹了一阵，这会儿清净了，老人又愁起了挪移老屋的事，眼看着就要泡汤，老人很着急，突然病倒了。

曹建民到医院看望老人，高亮正好在陪护，一看老人这个样子，他就把高亮拉到门外劝他，劝了半天，高亮说话却阴阳怪气起来："你如果同情他，你买老屋，再让人挪它啊。你不是大老板吗？政府出过三百万的价，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分上，我愿意三百万卖给你，但你会买吗？不要装个大好人的样子。"说着，高亮便回到病房，留曹建民尴尬地站在门外。

过了一阵，曹建民来到医院，拉着老人的手说："老爷子，如果我来买老屋，您愿意卖吗？"老人惊讶不已："你买它，有什么用啊？就因为看到我这要死的样子，同情我吗？"曹建民说："我是商人，我买它，就有我的用处。"老人将信将疑，说："你和高亮谈吧，我那小子心可不善。"



曹建民谈了想买老屋的意愿。高亮说："三百万，我可一分不带少的，买了别后悔。"曹建民说："行，毕竟我和老屋也有感情。"

老屋是拆迁房，按理是不能买卖过户的，但高亮是房管所挂了号的"名人"，综合利弊，房管部门特批，让双方签了合同，办了过户手续。

买下老屋后，曹建民满足了老人的心愿。老屋挪移的那一天，老人激动坏了。大型机械把整栋楼端了起来。老屋在大街上缓缓移动，老人乐哈哈地看着它移向两百米外的万寿园内。满大街的人都在围观，这样的挪移工程好多人都没见过。

当老屋被挪走后，老人抚摸老井，感叹着："可惜啊，它挪不走了。"曹建民说："我也舍不得它啊。"

在老屋原址，曹建民建了一个漂亮的茶楼，当然也是经过批准的。用井水泡的茉莉花茶，香遍了这座城市。大家知道六眼井的水甜着呢，泡的茶特别好喝，所以曹建民的生意好得不得了。

曹建民的茶楼成为一景，与周围环境协调了，又解决了一个钉子户，是不是值得赞扬？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）






# 特别的生日礼物

□曹景建

这天，卢爱国给儿子卢卫军打电话，说自己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他希望儿子能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，又补充说，只要一张纸就行！

卢卫军当兵一年多，已被遴选进了集团军侦察营，成了一名后备狙击手。听了父亲的话，他低头想了想，恍然大悟。

打卢卫军记事起，家里正厅墙上就挂着一幅装裱起来的靶纸，正中心是密集的十个孔洞，发发十环，而且全都靠近靶心。当年，就是这张靶纸，让父亲赢得了整个步兵师射击比武的冠军。

如今父亲这么一说，卢卫军马上表示，一定要给老爸一幅满意的“画儿”。为了送给父亲这个礼物，卢卫军更加刻苦了，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，都在琢磨射击的要领和技巧，战友们都说他魔怔了！俗话说“不疯魔，不成活”，卢卫军的射击成绩节节攀升，打出的成绩让别人望尘莫及。但是卢卫军每次去看自己打出的靶纸，都轻轻摇头、愁眉不展，他觉得自己再打也只能和父亲打个平手。

怎么才能让父亲眼前一亮呢？



思来想去，他心里有了底儿！

父亲生日当天上午，儿子的“画作”如期而至。卢爱国兴冲冲地打开靶纸，刚一瞧，眉头就拧成了一个大疙瘩。他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这样干，于是又重新把靶纸铺开，拿到门外，对着太阳翻来覆去地察看。

接着，卢爱国重重叹了口气，进屋把那张靶纸塞进了抽屉里。

中午，卢爱国的一帮老友都来了。同事老冯说：“卢哥，前几天你不是说儿子要送一张靶纸作生日礼物吗？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，看你这个神枪手的儿子是不是比他爹还强！”

卢爱国的脸涨得通红，他哪敢拿出来呀！到时候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面，还有儿子的人品哩！于是，卢爱国摇摇头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儿子的那张靶纸寄倒是给我寄了，可能是邮路出问题了，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呢……”

既然没有收到，大家也就不问了，于是便划起拳、喝起酒来。

卢爱国刚把心放下，突然就听门外一声喊：“老卢啊，我的老排长，我来晚了！”

只见一个中等个头、身着大校军服的男子兴冲冲走进来。卢爱国赶紧站起身迎了上去：“说不让你来了，怎么还来？你公事要紧哪！”



大校摆摆手说：“公事是要紧，可我这不是办完了嘛。好不容易出差来你这里，又赶上我的老上级过生日，要是不来讨杯酒喝，也太不懂事了吧！”

卢爱国于是高兴地向大家介绍：“诸位，这位大校同志就是我当年的一个班长，叫高飞，现在出息了，我儿子就在他的部队当兵！”

高飞听卢爱国提到卫军，便接着说起来："真是虎父无犬子，卫军在我们那里表现特别突出，尤其射击水准，我们整个集团军都没有几个敢跟他叫板的。这不，我们正准备派他去战区参加狙击手对抗赛呢！"

卢爱国悄悄地拉了一下高飞的衣角，小声说："老哥们，你就别当着大家的面故意给我老脸上贴金了，吃完饭我还有话问你。来，来，先喝酒！"

饭后，送走了其他人，屋子里只剩下了卢爱国和高飞。卢爱国喝了口茶，对高飞说："老高，啥也别说了，我想卫军这孩子不适合在侦察营，他有问题，你还让他去战区参加比赛，别把人丢战区去啦！"

高飞听了一惊，从沙发上挺起身来："咋了，卢哥，此话怎讲？"

卢爱国拿出那张靶纸说："你瞧瞧这上面的弹洞，虽然也是十个孔，差不多也都是十环，可这明显是造假的嘛！"高飞也凑近仔细观察起来。

卢爱国又拿出一把剪刀和一张白纸，狠狠地捅了一下，说："你看，这捅出的洞和卫军靶纸上面的洞差不多吧。他小子想糊弄我！要知道子弹射到靶纸上就是圆圆的一个洞，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！"说到这里，他喘着粗气，提高嗓门，"依我看，这臭小子是虚荣心作怪，幸亏我刚才没有拿出来让大伙儿看，否则我这老脸都丢尽了。你说，这样撒谎作假的孩子能是一个合格的兵吗？更别提能成为一个狙击手了！"

谁知高飞哈哈大笑起来，指了指墙上那张卢爱国的靶纸："你这都是老古董了，现在还当宝贝似的供着呢！知道为啥卫军的靶纸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实话告诉你，你看卫军靶纸上一共是十个孔对吧，可他只用了五颗子弹！"

"五颗子弹，打出十个弹孔？"卢爱国瞪大眼睛问道。

高飞得意地说："说出来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这的确是我们的训练方法，很多特种部队都在推广呢。我们训练狙击手时，在靶纸前面立着一把锋利的匕首，要求子弹射中匕首，锋利的刀刃把子弹劈成两半，在靶纸上自然形成两个不规则的弹洞！而发发子弹不偏不倚射中匕首，子弹再被匕首劈开的绝技，卫军耍得可谓是出神入化，无人可比！"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豆　薇）



·新传说·



# 砸锁

□胡秀欣



## 反扒高手

林旋是一位美女警察，调到分局不久，就在反扒方面成绩显著。这日，林旋抓到一个对她下手的小偷，是一个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男子，文质彬彬的，怎么看都不像个贼。

林旋气呼呼地将这小偷带回到局里关押，走廊上正好碰见李队长，忙道：“队长，这贼竟对我行窃。”李队长一见小偷脸上顿时露出一丝苦笑，说：“你这小子，竟偷到反扒高手的头上了……”

训斥后，李队长将林旋叫到一边说：“做个笔录，教育教育他，放了吧！”林旋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李队长叹了口气说：“他叫常泉，是咱公安局的常客了。他大事不犯，小事不断，换作别人，怎么也得拘留几天。可常泉家里有一个年过七旬、双目失明的老母亲，家又住在东城城乡接合处的棚户区，平房靠烧火取暖，他母亲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”

就这么放了常泉，林旋是打心眼里不情愿。看着常泉脸上那一丝嘲讽的笑意和挑衅的目光，林旋怒从心起，这种人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会越来越嚣张的。她决定拘留常泉一宿，杀杀他嚣张的气焰。

下班后，林旋换了一套便装，赶到东城棚户区，打听到常泉家。来到了常泉家院门前，见围墙高起，两扇大铁门上挂着一把铁锁。林旋

不由得在心里暗叹："这家伙，怎么把贼窝弄得像监狱似的！"

林旋施展自己在警校练就的一身攀爬功夫，爬上墙头，纵身跳进了院内。屋门没锁，轻轻一拉就开了。室内的摆设很简单，南面是铺火炕，炕上坐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身材瘦小，布满皱纹的脸上翻着一对只有白色眼球的眼睛。

这时就听老妇人说道："泉儿，你去了哪里？咋才回来，娘都饿了。"林旋忙上前温和地说："老人家，我是您儿子的朋友。他出门办事去了，让我来照顾您一宿。"老太太拉林旋坐在炕边，问："你是跳墙进来的？"林旋有些尴尬，只好搪塞说自己不小心将常泉给的钥匙弄丢了。

林旋生着炉火，给老人做了饭。吃饭时，她边吃边与老人闲聊。从老人家不多的话语中，林旋知道常泉今年28岁，大学毕业，靠写作为生。一听说常泉还是个作家，林旋真是吃惊不小，这样的人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？

半夜里，睡梦中林旋忽然被人轻轻推醒，就听老太太低声说："外面有贼。"林旋顿时警觉起来，屏息细听，可不是嘛，外面还真有人爬墙。她安慰老人别怕，自己起身下了地。

随着"扑通"一声响，林旋猛地冲出屋门，喝道："不许动，我是警察！"说着，扬起了早已抓在手中的小板凳。贼人跌坐在地上，抬起头，借着月光，认出了眼前的林旋，吃惊地问："你、你怎么在这里？"他这一说话，林旋也认出了这人正是常泉。



常泉见林旋高举着板凳，死死地盯着自己，连连摆手："别、别，你别动真格的，我不是私自逃跑，是李队长把我放回来的。早知道你在我家，我妈有人照顾，我何必拼了命往家跑。"林旋撇了撇嘴，略带嘲讽地说："你真是习惯了做贼，连回自己家都跳墙。"

这时，就听老太太在屋里喊道："儿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放着好好的门不走，你跳墙做什么，摔着没有？"常泉忙爬起身来，看样子是崴了脚，一瘸一拐地走进屋里，满脸堆笑，说："妈，我没事，只是钥匙丢了……"

## 冷漠孝子

安慰了母亲几句，常泉走出屋来，见林旋仍是一脸的疑惑，于是向她讲述了自己回来的始末。还甭说，这小子还真是个大孝子，当他





明白林旋是真的拘留他时，他吓坏了，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出事，就一直在闹，求他们放他回家。半夜里，值班看押的人被他吵得实在受不了，给李队长打了电话，李队长赶回了局里，将他放了出来。

常泉出来后想打车却没带钱，只好拼命往家跑，不料又让一辆三轮车给刮倒了，额头碰伤了，衣服也划破了，他全然不顾。等跑到家时，一摸兜，钥匙却没了，无奈只好翻墙。

讲到这儿，常泉叹了口气又继续说："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你能在我家照顾我老娘，没想到世上还有你这样的好心人，谢谢你！"林旋淡然地笑了笑，说："世上好心人多的是，这点小事不用谢。"见林旋这么说，常泉用鼻子"哼"了一声，表情瞬间变得冷漠。

林旋感觉到常泉这人与常人有着太多的不同，便轻声问道："听你母亲说你以写小说为生。可我不明白，你一个作家为什么去扒窃？"常泉叹了口气，讲起了自己的身世……

常泉说他是个孤儿，七岁时被人从孤儿院收养，养父母对他特别好。他大学毕业后在外地一家知名杂志社做了编辑，家里的日子也有了起色。可没想到好日子没过多久，父亲就出了车祸。最让他揪心的是，父亲当时并没有死，可肇事者逃逸，路人冷漠，父亲倒在地上无人上前搭救，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。母亲听闻噩耗，急火攻心，眼疾复发，当时双目就失明了。



常泉辞去了工作，回来照顾母亲。遭此变故，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。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，都是见死不救的铁石心肠。于是他封闭了自己，加高了院墙，不再与任何人来往。为了生计，他开始写小说挣钱。

闭门写作，时间久了，就有点江郎才尽。为了找寻灵感，常泉开始特意去制造素材，做些很奇葩的事情，甚至违法的行为，所以也成了公安局里的常客。由于家中有瞎眼老母，警察对他也是无可奈何。昨天，对林旋扒窃，也是手头正在写的一部小说情节的需要，他想看看一名反扒警察被扒窃后的反应，可没想到自己盗艺不佳，当场被抓。

听完常泉的讲述，林旋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看着他一脸的忧郁，柔声劝道："你养父的遭遇，只是意外，你不应该就此否定一切。只要你敞开心扉融入社会，你会发现，



这世上还是好人多。”常泉神情黯然，他嘴角微微撇了撇，显然，对林旋刚才的话并不认同。林旋正想再劝他些话，突然，听到里屋内传来“扑通”一声。二人一惊，慌忙起身，冲进屋里。

常泉的老母亲倒在了屋门边，看样子，老人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可能是哪句话刺激到了她，此时她双目紧闭，脸色发青，呼吸急促。常泉一把将老人抱在怀里，急切地说：“我母亲心脏病犯了。”林旋赶紧打120叫救护车。打完急救电话，两个人都傻眼了。大门从外面锁着，出不去呀。

## 人情温暖

常泉眼珠子都急红了。林旋大声呼喊：“来人呀，来人呀！”片刻，周围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，就听有人在外应道：“怎么回事？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听到回应，林旋顿时喜出望外：“砸门锁，快把锁砸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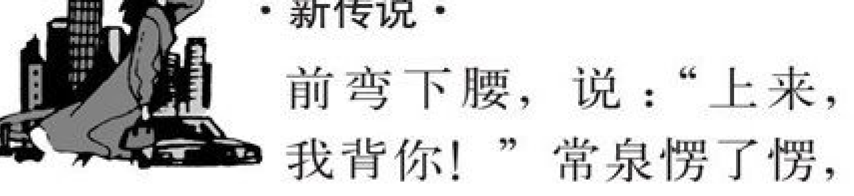
话音刚落，门上响起了“咣咣”的砸锁声，几下子，锁落门开，几个人冲进了院子里，有人叫道：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林旋急切地说：“老人家突发急病，120马上就来。”一听这话，众人先是一愣，紧接着有人说：“路窄，120车进不到这里来，得把老人背出去。”

常泉也顾不上言语，抱着老娘就往门外跑，可还没跑上几步，他“哎哟”一声，一个趔趄单膝跪地，差点将怀中的老人摔在地上。常泉痛苦地叫道：“我的脚脖子好疼。”一个男人见状，立刻上前，弯腰一把将老人抱了起来，说了句救人要紧，转身就走。

“妈……”常泉起身想跟上去，可刚一站起来，疼得又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龇牙咧嘴，表情痛苦。这时，又有一个男人过来，在常泉面









前弯下腰，说："上来，我背你！"常泉愣了愣，还没回过神来，那男人已经抓住他的双手，用力将他背了起来，一溜小跑。

众人跑到公路上时，恰好120急救车也赶到了，这两个背人的男人随着他们一起上了车。还好，由于抢救及时，老人有惊无险，从鬼门关上回来了。得知老人脱离危险，坐在急救室外面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，常泉更是喜极而泣。

林旋问跟来的那两个男人："我有一事不明白，大半夜的我刚喊了两声，你们就跑出来了，难道夜里都没有睡觉，怎么来得这么快？"一个男人"嘿嘿"笑道："让你说着了，我们还真没睡。""为什么？"林旋不解地问。

那男人也不隐瞒，说常泉这人过于诡异，再加上他经常进公安局，就认定他不是什么好人。所以当林旋打听常泉家时，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见她翻墙跳入后再没出来，不免都为她担心。他们周围几家就说好，轮流值班，时刻注意着常泉家的动静，一旦听到呼救或者什么动静，可以立刻冲进去……

常泉听完，眼里立刻含满了泪水："是我错了，我是真的错了！这几年来，我封闭了自己，心里只有仇视。可今天你们的仗义相助，使我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，谢谢你们！"他说着，朝着林旋和另两个邻居弯腰深深一鞠躬。

常泉这一发自肺腑的举动，弄得几个人顿时不好意思了。其中一个邻居忙说："大兄弟，你可别这么客气，大家邻里邻居的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家那大门锁被我砸碎了，顺便我再帮你买把锁上门。"

常泉摇摇头说："不用了，有你们这样好的邻居、这样的好心人，我家的大门、我心里的大门早就该敞开了。"常泉说完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林旋也笑了，她握住常泉的手说："以后不希望再在公安局里见到你，但希望能看到你更多充满正能量的作品。"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豆　薇）

**2017年1月（上）动感地带答案**

**神探夏洛克：**凶手是道森。因为风暴使游艇颠簸，在游艇上是写不出工整的蝇头小字的。所以道森的信应该是预先准备好的，以证明自己不在作案现场。

**疯狂Q A：**C比较高。因为ABCD（A比C低）。







# 防震条幅

□贺小波

地震局新来个李局长，这天召开局党组会，商讨单位发展事宜。他刚开了个场，就立马引来班子成员一片抱怨声。

一个班子成员说：“地震局虽是正科级单位，但比起其他同级单位，人员编制少，办公场所差，怎么发展？”

另一个班子成员接口说：“我们这种小部门，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。不说别的，每年去县里申请增加经费，不说个口干舌燥都不给批。每逢过节，像财政、工商等职权部门，门庭若市，车来车往。再看我们单位，冷冷清清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连只狗也不愿在门口溜达。”

办公室小陈更是气愤：“现在出门办事，我都不敢说自己是地震局的，就怕引来轻视的眼光。要是发生一次地震或许就好喽！”

看着下属们义愤填膺的样子，李局长顿觉肩上担子重起来，这牢骚，分明是对他莫大的鞭策呀！李局长决定将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到提高单位的社会地位上。通过分析，他认为单位之所以地位不高，主要是因为权轻位卑，宣传又不到位，引不起社会的重视。



这天，李局长把小陈叫到办公室说：“小陈，你去广告公司做上几个防震宣传条幅。”

小陈不解地问：“李局，现在也不是全国防震日，做条幅干啥？”

李局长说：“要想让大家了解





关注地震局，必须制造宣传效应，条幅一挂，氛围就出来了。”

小陈疑惑地说：“为什么不去电视台做宣传呢？那效果不是更好吗？”

李局长把眼睛一瞪，说：“你知道个啥？电视台做广告，黄金时段播出要收费五千多，还只播一星期。做公益广告虽不收钱，但只能在电视下方打字幕。不说现在电视没人看，就是有人看，谁会在意那转瞬而过的字幕。”

小陈愣住了，没想到李局长竟然对这些事情了解得那么清楚，看来是提前做足了功课。不过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：“李局，在县城街道挂条幅必须征得城市管理局的同意。”

李局长一愣，说：“是吗？你赶快联系一下管理局……我看县政府前面广场的位置不错，人来人往的，要是往那儿一挂，准有效果。”

小陈当即给城市管理局打了电话，没想到对方回话说，要想在县政府前面的广场挂条幅必须经县政府办公室同意。

李局长说：“这么麻烦，咱这是宣传科技知识，也不是为个人做广告。”略一沉吟，又说，“这样吧，县府办的方主任正住在我租的房子楼上，我跟他说说。”

方主任接到李局长的电话也很惊讶：“李局长，你搞啥名堂？全县上下正在全力创卫生城市，到处挂的都是创卫条幅，你现在突然挂出个防震宣传标语，好比是羊群里冒出头牛来，不伦不类的，再说现在也不是防灾宣传日，等到时候你再挂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李局长不同意方主任的看法，他反驳说：“防灾没有时间限定，要时刻具备这种忧患意识，汶川大地震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？”

方主任笑道：“你这还上纲上线了，再不答应就好像我没忧患意识了。不过，县政府前面的广场是不能挂条幅的，县里有明确规定，你看创卫这么大的活动都没在那里挂。别的地方，只要城市管理局同意，你随便挂。”

方主任的话很圆滑，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，最后却又把皮球踢了回来。没办法，李局长只好安排小陈再去找城市管理局。

为防止对方再踢皮球，李局长特意让小陈安排，请城市管理局的人吃了一顿。果真，好消息马上传来了，对方答应，当天下午亲自派

人与小陈一起把条幅挂起来。

条幅刚挂上几天，县里忽然发生了一次地震，震级不大，但也明显感觉出来了。

那天上午，大约十一点，李局长正坐在办公室想他的第二步计划，忽然耳边传来“轰隆”两声巨响，震得办公桌上的水杯都倒了。李局长心下暗骂：“妈的，修路放炮也不采取点防震措施，害我文件都湿透了。”正待拿毛巾清理，小陈惊慌失措地跑进来，结结巴巴地报告说：“李局，不好了，刚才县里发生地震了。”

李局长拿毛巾的手僵在半空，不相信地说：“就那两声巨响？不是局办公楼后面修路放的炮？”

小陈擦了把额头的冷汗说：“不是，刚才监测中心来电话了，是地震，震源在县城东南三公里处，震中距离六千米，震级三级。”

李局长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，紧张地问：“跟县两办报告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一接到监测中心电话就先过来向您汇报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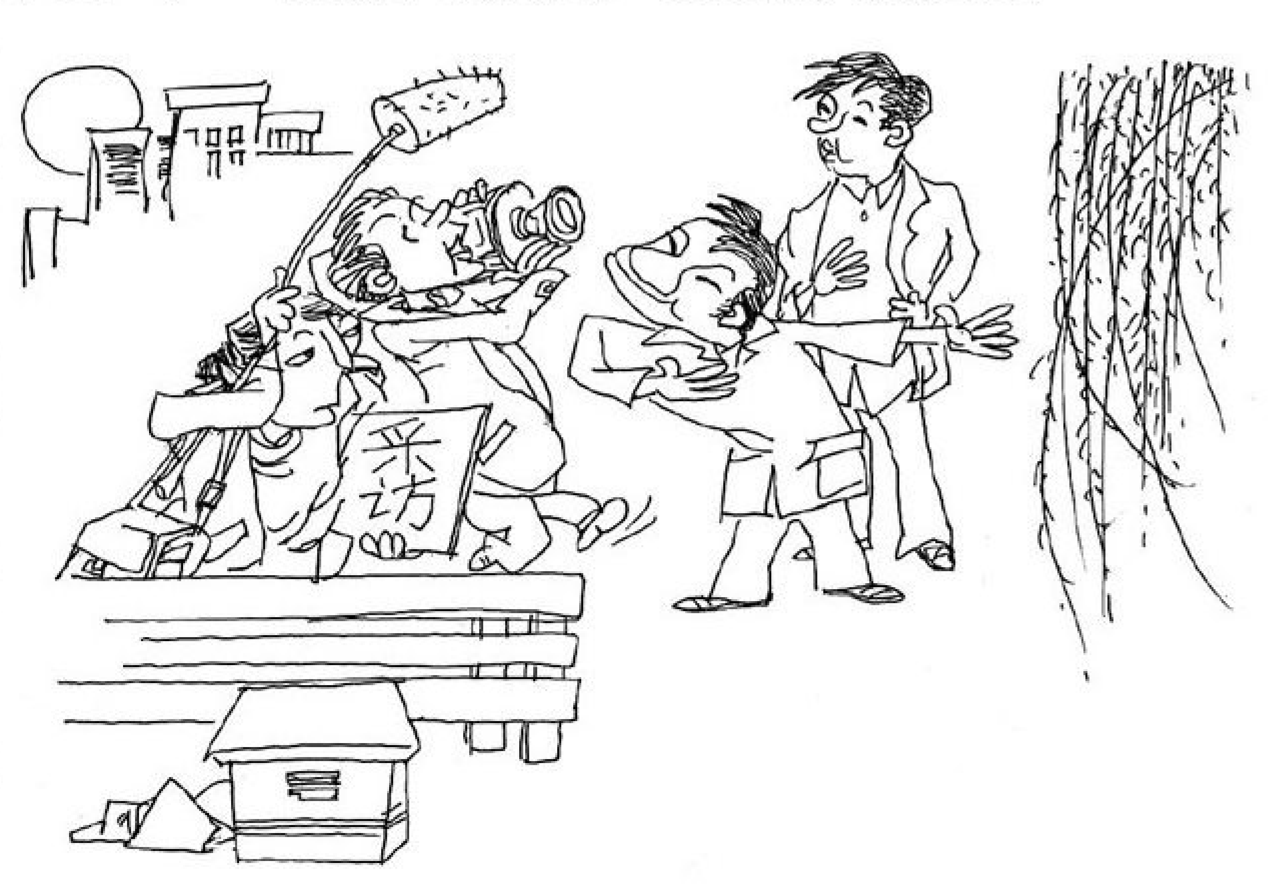
李局长扔掉毛巾，二话不说赶紧打电话报告。刚挂下电话，县里主要领导的电话接着跟了过来。领导交代让他严密监测，有情况及时进行汇报，并做好灾情发布和社会群众的情绪安抚工作。

还好，有惊无险，大的余震没再发生。同时，由于问题处理得当，也没引起群众的恐慌。

李局长松了口气，并暗自得意起来，条幅一挂，地震接着就发生，这宣传效果是真正到位了。

地震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天，县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各地报社电视台的记者来了不少。

县府办方主任代表官方对整个过程进行了还原，并对如何应对这次突发事件作了具体通报，还特意表扬了地震局，说他们反应迅速，







措施到位，没有引起社会恐慌，为以后处置突发事件积累了经验。

其间，有省报记者提问："听说地震前夕，你们做足了宣传，还挂了防震的宣传条幅？是不是早有预感呀？"

方主任纠正道："不是预感，是重视，我们要防患于未然。"说到这儿，他忽然来了兴致，"各位记者朋友要不要跟我们去参观一下条幅？"

方主任话毕，立马得到大家的热烈回应。他回头招呼坐在旁席上的李局长说："既然记者朋友有这雅兴，不妨领他们看看，这也是你的功劳啊！"



李局长也想借机再露把脸，兴奋地答道："好啊。"并朝站在台帘后的小陈招了招手，"小陈，你来带路。"

小陈略一踌躇，方主任和李局长已领着记者们走出了发布会会场。他只好硬着头皮跟了出去，刚到门口，李局长又跟他交代说："你坐我的车，我和方主任陪记者们坐县里的中巴。"

小陈前头带路，李局长和方主任他们紧随其后，七弯八拐走了五六个路口了，也没看见有地震局的条幅。

方主任不禁疑惑地说："李局长，满大街上都是条幅，咋不见你们的呢？"

李局长也纳闷："我也不知道，条幅是小陈负责去挂的。"

两人正嘀咕着，忽见头车停了下来，小陈从车里钻出来，紧接着跑到中巴车前说："方主任、李局长，到了。"

方主任和李局长从车里走下来，朝四下看了眼，然后小声质问道："咋把条幅挂到这里了？不知道这小区已经开始拆迁，人都搬得差不多了吗？守着这堆记者，你不是让我们难堪吗？"

小陈委屈地辩解说："县城里到处都是创卫条幅，哪有地震局的位置。这条好歹还在小区，其余的几条都挂在了外环路上，老百姓更不容易看到了。"接着像跟谁赌气似的又说了句，"就这样，还请了一顿酒才让挂上去的，不然连今天这个露脸的机会都没有！"

方主任的脸微微一红，随即转身拦住将要下车拍照的记者们，神情尴尬地说："这几天风大，把条幅都吹掉了，咱不看了……"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

# 了事儿

□河西走狼

## 分赃

老津门过去有个行当叫大拿。干吗的啊，就是中间人，替人了结难了的事儿，也叫大了。

南市有个李丸，排行老三，仗着混混头儿吴八是表哥，专吃大拿这碗饭，吃了这头黑那头，没几年就发了。

这天早上，李丸刚沏了一壶香片儿，就来了一生人。那瘦子一拱手："三爷，有件事儿请您帮忙了一下。"李丸打量了几眼瘦子，端了起来："嘛事儿啊？"话音刚落，瘦子咳了一声，故意撩起黑褂儿，露出腰里的独撅（自制手枪），一口的京片子："您去了就知道了。请吧。"

门外停着辆马拉轿车，李丸上车后，瘦子往车上一坐，车就走了。李大拿心里打起了鼓儿，这人干吗的？轿车往西走了大半天儿，却没停的意思。李丸心里越发没了底儿，他不会是要自个儿去北平吧？

到了下哨口，俩人在一家车马店吃过午饭，歇到晚半晌儿后，瘦子用黑布蒙住李丸的双眼，又带他走了几里地，取下布后，发现在一片林子里，点着十几支火把，一辆马车旁候着两拨人，少说也有二三十号。

见到李丸后，东边头儿说："昨儿我们两拨弟兄合伙干了票买卖，因东西分不公，请你替我们分一下。"西边头儿接过话茬："听好了，要分得公公平平，不然的话……"



原来是给劫贼分赃啊。李丸只好硬着头皮说："既然二位爷看得起我，我一准儿把事办妥帖！"说完，仔细看了看车上的东西，不是绫罗绸缎，就是金银珠宝，还有一些瓶瓶罐罐。

李丸心里有了谱儿，双件儿的各分一件，单个儿的，估个大概再搭配着分，两个当家的很满意。分完后，他笑着说："二位爷，齐活啦！"

忽然，西边头儿亮出个锦匣儿："还有这玩意儿呢！"李丸打开一瞅，里面放个小茶碗儿。他微微一笑："二位爷，这玩意儿不好分啊，不如摔地上，让大伙儿听个脆响儿，祝各位岁岁平安发大财！"

没承想，东边头儿却不领情："那爷不是白忙活了吗？分！"

李丸愣住了："爷，怎么分啊？"西边头儿发邪火了："叫你来是干吗的？！"

李丸忙赔着笑说："爷，您甭上火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身上有张五十块的银票，买这茶碗儿？"

两边头儿听后乐了："这主意不赖，得，两千块你拿走！"李丸急了："爷，我只有五十块啊！"忙从大褂兜里掏出了那张银票。

瘦子冷笑一声，突然拔出独撅，装了一颗子弹："装嘛穷啊，你当回大拿就是上千大洋，爷陪你上家拿去！"说完，拿独撅顶着李丸的腰，坐上轿车，轻车熟路来到了李丸家门口。

敲门前，瘦子警告说："要是跟爷玩心眼儿，这子弹可不长眼啊！"李丸为了保命，只好乖乖地让老婆把银票和金银珠宝全拿出来，俩人扔下锦匣儿后扬长而去。

李丸知道这帮人请他了事是假，敲诈才是真，更不敢报官，担心反被扣个通匪的帽子，两头都吃哑巴亏。



## 狱 灾

第二天早上，李丸仔细瞅这茶碗儿，发现碗底有四个字：成化年制，心想，这还是个明代的玩意儿。他想到了聚珍斋的王掌柜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去年，李丸替王掌柜了过件麻烦事儿。

进了聚珍斋，王掌柜瞅完茶碗儿，问李丸从哪儿淘换来的。他随口回答说，一个朋友送的。王掌柜笑了："三爷，您想要多少？"

李丸伸出了四根手指头。王掌柜苦笑了一下："三爷，您这价忒高啦。这样吧，您要信得过，东西放店里给您寄售，最低四千，多了



归我，就当是您赏我的。”

从聚珍斋出来后，李丸甭提有多高兴了，没想到这回大拿没白去，不但没折财，反而还赚了一笔，值！

这天下午，李丸正在宝和轩听书，忽然，侦缉队的张队长站在了他面前，身后还跟个跟班儿。李丸忙起身招呼他坐下喝茶。张队长却摇头说：“三爷，有件公事，请您跟我去趟侦缉队。”他愣了一下：“嘛事啊？”张队长干笑了几下：“到了您就知道了。”



到了侦缉队，张队长笑眯眯地拿出个茶碗，问：“这东西是您的吗？”李丸一下愣住了：“是我放



在聚珍斋寄售的，怎么到您手里啦？”

张队长继续问：“这碗您打哪儿来的啊？”

听到这话，李丸慌了，随口说：“一个朋友送的，我帮他了了一件烫手的事儿。”张队长“哦”了一声：“这就好办了。三爷，只要您告诉我是哪个朋友，您马上就可以回去听您的评书了。”

李丸一听，坏事了，怎么圆这谎啊。他见张队长紧盯着自个儿，知道瞒不过去了，只好把前儿被逼着分赃的事全讲了出来。

张队长听后，十分惊讶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李丸赌咒发誓，要有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

张队长这才告诉他：总理府管家的老丈杆子家在杨柳青，三天前的一个夜里，被一伙人洗劫一空。北平发来加急电报和清单，责令警局七天内破案。侦缉队按着清单，给津门的当铺和古玩店发了话，一旦发现清单上的赃物，立马上报。这件成化碗就是其中的一件。

李丸害怕了，搬出了靠山吴八，让张队长给送个信儿。他却冷笑一声：“三爷，这案子，甭说是吴八爷，就是局长也捂不住啦。您赶紧想想这伙人长嘛样儿，帮我破案。我丑



话搁这儿，案子要破不了，对不住，我只能拿您去顶缸！”

李丸傻了眼，忙让张队长找来画师，把瘦子等人的模样讲给他听。完事后，张队长叫人把李丸单独关了起来。

一晃两天就过去了，明儿就是最后的期限了，李丸真着急了，晚半晌儿时，一见到张队长，就问案子破了没。张队长沮丧地摇了摇头。李丸一个屁墩儿跌坐在了地上：“完了，这回我是跳进海河也洗不清了！”

张队长“嘿嘿”一笑，忽然压低声音说：“三爷，您的事我告诉八爷了。他想了个办法，让我转告您，您看成不成？”

李丸一骨碌爬了起来：“嘛办法？！”张队长告诉他，八爷的意思是，多花些钱找几个烟鬼，替李丸先把事儿扛下来。等风头过了，再想辙把烟鬼捞出来。

李丸满口答应了。可张队长却一脸的为难：“三爷，这钱的事儿……”他急忙说：“张队长，我在租界的英国银行存了一笔钱，要是不够，就让老婆把房子卖了凑！”

张队长点了点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心里就有底儿了，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”



## 邪　门

从狱里出来后，张队长立马来到了吴八家。吴八问：“李丸交底儿了吗？”他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全交了！”吴八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剩下的事你就甭操心啦。”

第三天半夜，张队长来到监狱，对李丸说：“三爷，事情办妥了，待会儿您就可以走了！”

李丸一听，高兴坏了，双手一拱：“张队长，救命之恩，日后一定重谢！”张队长“嘘”了一声：“八爷说了，出去后让您先去趟他那儿，有话要说。”

换好衣服后，张队长就把李丸带出了监狱，叫了一辆胶皮，把他拉到了吴八家。吴八告诉李丸，他派人查清楚了，抢劫的事是北平青帮堂口的人干的，这些人可不是李丸惹得起的。李丸一听，大吃一惊。

吴八拿出几十块大洋，说：“你先出去躲一阵子，车都安排好了，你连夜就走吧。”

谢过吴八后，李丸就坐上停在门口的马拉轿车，直奔下河梢口。刚上了万国铁桥，车忽然停了下来，紧接着，有人一把揭开了帘子，拿

一支独撅对准了李丸。

李丸傻了眼，这人竟是那瘦子！他忙掏出身上大洋："爷，您饶我一命吧！"瘦子却摇摇头，拿绳子捆好李丸后，才开口说："三爷，听好了，不是我要害你，而是八爷让我送你上路的！"

李丸惊呆了："你胡说，我表哥怎么会害我啊！"瘦子把他一把拽下车，推到了铁桥边上，然后举起独撅，逼他自个儿跳下去。

李丸绝望了，冲着瘦子嚷："老子死也要死个明白。你告诉我，吴八为嘛要害我？"

瘦子一阵冷笑："好吧，让你做个明白鬼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一切全是八爷谋划干的，为嘛，就一个字，钱。你想想，这些年来，你靠着八爷捞了多少，孝敬过他几回啊？八爷心里早就不痛快了！你嘴皮子一动，几千大洋就进了腰包，而八爷呢，羊肉没吃着，还惹了一身骚。你说你吧，折点财就认倒霉算了，谁承想，你却自作聪明，把那破碗送进了古玩店，侦缉队那姓张的本来就怀疑抢劫的事是八爷干的，你又是他表弟，上赶着往枪口上撞，他不抓你才叫傻呢，还能趁机敲一回八爷。还有件事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在租界存的钱和宅子，全归姓张的了，但你老婆和孩子八爷会管的。您哪就一路走好吧！"

说着话，他瞅冷子往前一逼，李丸一脚踏空，就掉到了桥下面的海河里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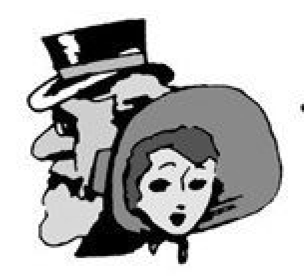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天，下河梢的河滩上围满了看热闹的闲人，这儿连着发现了三个河漂子（淹死的人）。经人辨认，一个是大拿李丸，一个为聚珍斋的王掌柜，最邪门的是，第三个竟然是侦缉队的张队长！

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改编自美国小说家、编剧亨利·斯莱萨（1927—2002）的同名作品。斯莱萨一生创作过数百篇侦探和科幻小说，以讽刺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而为人称道。



# 最后的微笑

□无机客 改编

芬雷是个难对付的罪犯，他从小就不学好，是少年犯管教所的常客。半年前芬雷跟一名同伙抢劫商店时，残忍地殴打并杀害了年迈的店主，同伙成功逃脱，而芬雷被警察抓住。芬雷始终不肯供认同伙是谁，被判了死刑，就等待月底行刑了。

如今芬雷在监狱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寻着机会就闹事。狱警拿他没辙，把他关进禁闭室后，他瞅准了狱警不可能任由他饿死，就开始绝食。

依照惯例，牧师要与死刑犯见面，开解感化他们，尽量减少犯人面对死亡的恐惧。可芬雷一直不肯接受牧师的辅导，说自己连律师都会骂走，更别提牧师了，现在什么人都帮不了他。

这天，芬雷照旧拒绝了牧师，牧师却仍旧用恳切的语气劝说道：“拜托了，让我和你聊聊吧，这件事真的很重要。”

芬雷不屑地说道：“什么事很重要？我不想听你为我祈祷，老子可不怕死。”

牧师似乎不为所动，继续恳求："拜托了。"

芬雷突然感到有些好奇，点了点头，同意和牧师聊聊。牧师一走进牢房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黑封皮的《圣经》，芬雷立马懊悔，喊道："不要，我才不要读这狗屁《圣经》！""你只要看一眼。"牧师语重心长地说。

芬雷从牧师手上接过《圣经》，看见翻开的那页上写着"启示录"三个字，接着发现书页里插着一张小纸条。他抬头看了眼牢房外巡逻的狱警，稍稍抬起书，遮挡狱警的视线，然后展开小纸条，见到上面写着"信任我"三个字。

芬雷眨动起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前所见，又抬起头望着牧师。牧师说道："现在我们能谈谈了吗？时间不多了，孩子。"

"呃……"芬雷说道，"到底是什么事……"

"嘘！"牧师伸出一根手指，放在嘴唇前，同时使了个眼色，瞅向牢房外的狱警，"孩子，不要再讲话了，我们来祈祷吧。"他闭上眼睛，开始念诵经文，芬雷在困惑之下也跟着念起来。等到经文念完后，牧师面露喜色，离开了牢房。

芬雷直到第二天夜里，才再次见到了牧师。这次，芬雷毫不犹豫地让小个子的牧师进入牢房。一等到牧师进来后，芬雷迫不及待地对他耳语："听我说，我得要知道，是威利·帕克斯派你来的吗？"

"嘘！"牧师紧张地说道，同时望了望牢房外巡逻的狱警，"咱们待会再说……"

"肯定是威利。"芬雷自言自语，"我就知道，威利不会让我失望。"

牧师翻开《圣经》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"《圣经》告诉我们要有勇气，孩子，要对我们自身，对朋友，对主存有信心，你明白了吗？"

"我明白。"芬雷说道，他觉得自己对牧师的意思掌握得清清楚楚。

之后好几天，芬雷都没见到牧师，当狱警听到芬雷主动要求见牧师时，他惊讶地睁大眼睛，扬起眉毛。牧师到来后，芬雷微笑着说道："牧师，今天的《圣经》说了什么？"

"说到了希望。"牧师严肃地说，"我们要一起念一下吗？"

"当然，不管你念什么都行。"

牧师念诵起来，芬雷念到最后不耐烦起来，这时牧师递来一本小开本《圣经》。芬雷翻开后发现封皮内写着一行字："一切都安排好

了。”牧师微笑地看着芬雷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叫狱警来开门，径直离去。

转眼间，就到了芬雷行刑的日子。上午，芬雷的律师来探访他，没有带来任何好消息，只是说如果芬雷答应供出同伙的名字，那么他还能向法官求求情。到了中午，监狱长过来探望，再次询问芬雷是否愿意说出同伙的姓名，但芬雷只是笑了笑，问能不能见牧师。监狱长叹息了一声，起身离去。

到了晚上六点钟时，芬雷终于见到了牧师。他小声问牧师：“该怎么做？是要强行越狱，还是……”

“嘘！”牧师警告道，“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我们必须相信至高的力量。”

芬雷点点头，和牧师一起读起《圣经》。

行刑通常都会在半夜进行，随着时间越来越晚，芬雷也开始感到恐惧。他开始怀疑越狱是否都已经安排好，猜想威利会用什么巧妙的办法让他重获自由。最终他胡言乱语起来，要求见牧师。牧师急匆匆地赶来，用平静又坚定的语气向芬雷谈起信仰和勇气，又趁机把一张叠起的纸条塞进芬雷的手中。芬雷迅速地把纸条藏到毯子底下，等到牢房里只剩下他一人时，才展开纸条，看了起来。纸条上写着：“最后一分钟进行逃亡。”芬雷读完后，就把纸条撕成碎片，吞下了肚。

离十一点还差五分钟时，狱警来到牢房，要押送芬雷去行刑室。牧师也来了，还趁着没人注意到的时候，对芬雷耳语道：“你很快就会见到威利。”

在行刑室里，芬雷的表情依然平静，甚至当头套落下遮住他的脸庞之前，他的脸上还露出了微笑。

隔着一面单向玻璃，监狱长和牧师见到了行刑室内的场景。监狱长说道：“牧师先生，我猜想警方已经把威利·帕克斯的事情告诉你了吧？根据你报告的线索，警方对这个威利进行调查，今天找到了这个人，结果他负隅顽抗，被警方击毙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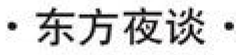
牧师说道：“是的，我听说了，愿他的灵魂安息吧。”

“说起来也真奇怪，这个性格暴躁的芬雷怎么就平静地接受了行刑呢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，牧师先生？”

牧师露出慈祥的神情，缓缓说出答案：“我给予了他希望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佐　夫）





何理这天送完油往家走，三轮车前冷不丁蹿出来一条狗。说来也怪，这狗不用喂食，天天闻油味就行……



# 喜欢油味的狗

□顾敬堂

## 初遇豆饼

何理在香坊镇建了个油坊，十里八乡的村民在收获粮食之后，会在他这存上数目不等的花生或者黄豆，每当家里的油吃完时，就凭着票来领取现榨的油。何理自己也收购粮食榨油，因为吃着放心，销路非常好。

这天何理开着车进城送货，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车走到一个叫作野鸡背岭的地方时，前面冷不丁蹿出来一条狗，车身颠簸了一下，何理慌忙刹车下去查看，只见这条狗正用力地把一条腿从车轮底下抽出来，看上去没啥大事。

正暗自庆幸呢，黑影里忽然有人说话了："这家伙命大着呢。"

何理一惊，转身看去，只见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影影绰绰坐着一个大汉，壮得跟座铁塔似的。这黑灯瞎火的荒郊野外，换了谁遇到这种情况也得紧张呀！他吓得一身冷汗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"对、对不起，我没看见。"

大汉缓缓地站起来，瓮声瓮气地说道："别害怕，这事不怪你，它一闻到油味就啥都不顾了，你这车上拉的是老法榨的油吧？"

何理听完，不那么紧张了，讨好地说道：“是呀，方圆百里就我一家还是用老法榨油，一点添加剂都不放。”

大汉走过来，鼻子狠狠地吸了两口气，感叹道：“多少年没闻到这个味儿了，难怪这畜牲不要命似的往外蹿，就连俺闻了都流口水。”

不管咋说，自己把人家狗给轧了，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何理还真怕人家不依不饶，一听大汉说完，立刻从车上拎了一桶油递了过去：“大哥，就剩这一桶油了，您拿去吃，不够随时到香坊镇找我！”

大汉摸了一下口袋难为情地说道：“这多不合适，俺没有现代的钱。”

何理急于脱身，立刻把胸脯拍得山响：“自家榨的，啥钱不钱的，您尽管拿去吃！”

大汉沉思了一下说道：“俺不能平白要别人东西，这条狗你领走，照看个门户啥的，就当抵油钱了。”



大汉刚说完，那条狗就跑过来，围着何理撒欢摇尾巴，显得异常亲热。何理还想拒绝，大汉已经拎起了油桶，闷声说道：“这狗不用喂食，天天闻油味就行，跟了俺几百年，也算给它找个好人家了，它通灵性，你领回家去吃不了亏。”

说完之后，大汉向路边的山崖走去，转眼就不见了。何理呆了一会儿，忽然跳上车，踩着油门向前开去，不到二十分钟就看见了自家的大门，他这才松了口气，把车开进了院子里。

何理下了车，忽然听到身后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，回头一看，那条狗竟然一路跟着跑过来了。何理今晚吃惊吃得够多了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，这狗也说不出是什么品种，长得不大不小，看上去很精神，这时候正蹲坐在地上，伸着舌头歪头看着自己，样子非常讨喜。何理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它的脑袋，这狗东西享受地用嗓子眼哼哼着撒娇，何理笑了：“车从你身上压过去都没事儿，简直就像豆饼一样结实，以后就叫你豆饼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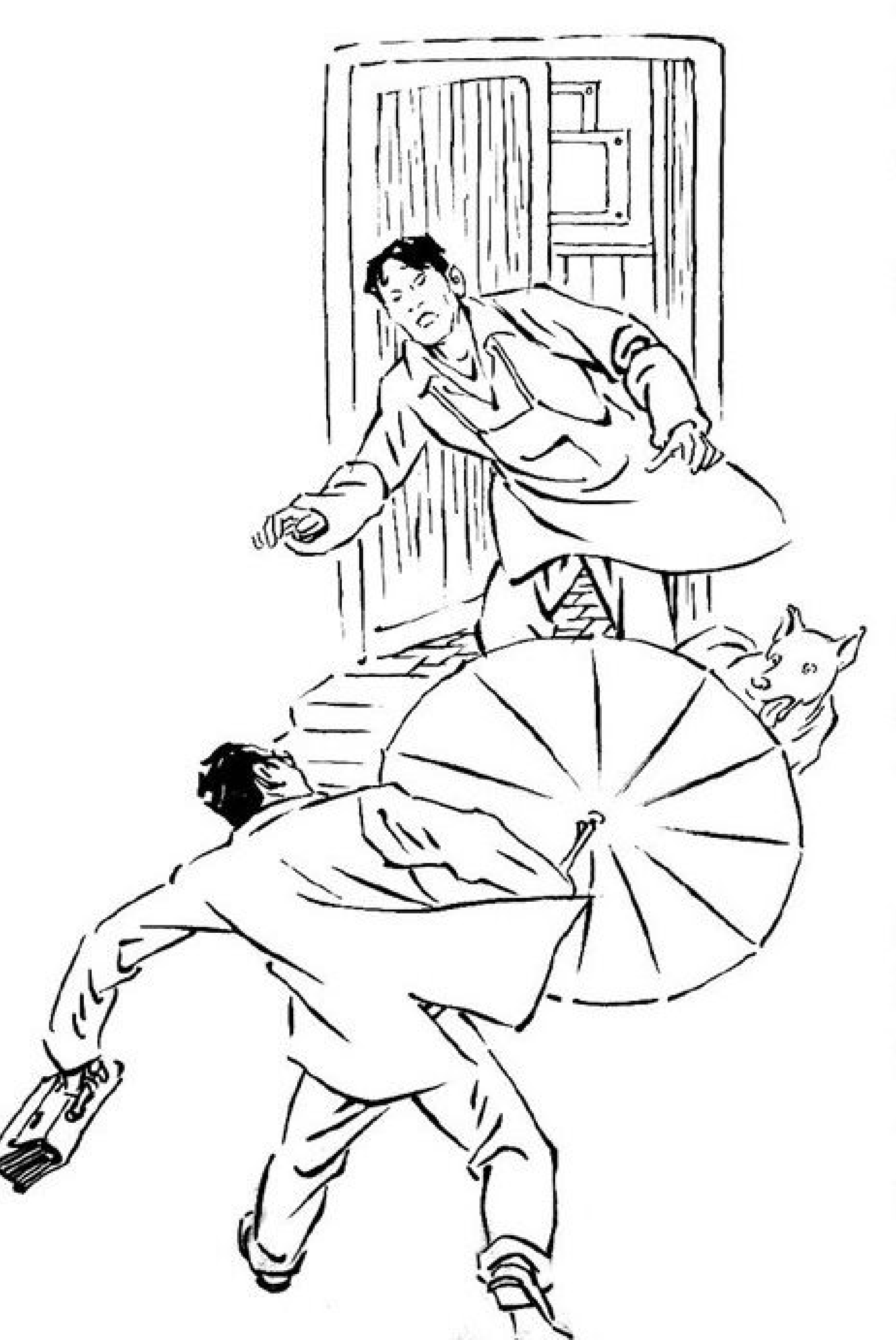
## 上门生意

就这样，豆饼留下来了。说来也怪，豆饼真的什么都不吃，天天照样活蹦乱跳的，只是一到榨油的时候就围在跟前用力吸鼻子，显得非常陶醉。进门三天，家里的老鼠让它消灭得一个不剩，何理高兴得直夸它，说是给只好猫都不换。

转眼两年过去了，何理的生意越做越红火，家里盖起了两层小楼，

银行也存了将近五十万元钱。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，家是城里的，长得白皙漂亮，何理非常满意，姑娘也基本看好了他，但她要求必须在市里买套大房子，还要一台最少三十万元的轿车。何理原本觉得自己比较富裕了，可这么一看，手里这点钱还真干不了什么，他有点着急了。

这天，何理正在油坊里忙活呢，忽然听到豆饼在外面不停地狂叫，



平时顾客来了，它都摇头摆尾地热情迎接，乡亲们都把它叫作迎宾狗，从来没听它这么叫过。何理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跑出门去，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撑着一把伞，正抵挡着豆饼呢，豆饼寸步不让，说啥都不让他进门。何理喊道："豆饼，回来！"

豆饼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对来人狂吠。何理只好拿起狗链子套住它，生拉硬拽地把它拖到仓房里关了起来，这才出来把客人迎到屋里。

来人自称姓宋，是一位大老板，这次是慕名而来想跟何理合作的。

宋老板提议，注册个何家油坊的品牌，然后打上包装，由宋老板负责向各大超市销售。

何理为难地说道："你这个建议倒是不错，可眼下我生产的油根本都不够卖的，哪有多余的油往超市送呀！"

宋老板微微一笑说道："这就是我找你合作的原因，我负责提供油，偷偷拉到你这里来，在你这灌装，就是借你这个招牌，不用你出一分钱本钱，获利咱俩二一添作五，我保证，你一年至少挣一百万。"

正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何理真

动心了，两人详谈了一下细节，就敲定了合作事宜。

宋老板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，半个月之后就办完了所有审批手续，并且拉来了灌装设备。下半夜的时候，宋老板又用卡车拉了十几铁桶油，送到何理的油坊。

第二天一早，何理准备起来干活，一进仓库，顿时惊呆了，只见所有的油桶都倒在地上，有一个桶正源源不断地往外流着油，豆饼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咽着，它的嘴仿佛是无底洞，不一会儿，一桶油就进了它的肚子。

何理发疯般地跑过去，挨个扶起了油桶，他绝望地发现所有的油桶都空了。豆饼身体一点都没显大，只是看上去特别没精神。何理简直要气炸了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随手拎起一把斧子，大声喊道："真是被你害死了，我要杀了你这个怪物！"

何理抡起斧子正要劈下去，忽然听到院子的铁门被人擂得山响，有人大声吆喝着开门。何理扔下斧头，跑去开了门，一群身穿制服的工商人员鱼贯而入，后面还跟着警察和记者。宋老板双手戴着手铐，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。

## 大汉黑虎

一群人迅速搜索了所有的库房，不一会儿陆续有人出来向领导报告："除了合格的大豆油和花生油，没有找到地沟油。"

带队的工商局领导严肃地询问道："我们今天查封了一个地沟油制造窝点，据老板宋某交代，他昨晚给你送了十五桶地沟油，是否属实？"

何理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这才明白原来姓宋的不怀好意，他加工地沟油想通过自己的油坊洗白，幸好豆饼把油全喝光了，否则自己的油坊就彻底垮了。

何理矢口否认，只承认宋某想要合作，但自己绝不会让不合格的食用油流入市场。

执法人员见确实没有什么疑问，这才押着宋老板走了。何理擦了把冷汗，赶紧冲到库房去，豆饼等于救了自己的命呀！

听到门响，豆饼无力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渐渐暗淡下去。何理大吃一惊，抱着它拼命摇晃，可是豆饼已经没有了声息。

一个黑影投射到何理面前的地面上，何理扭头一看，只见两年前见到的那个大汉正站在门口，脸色

阴沉得可怕，他大步走过来，一把从何理怀中夺过豆饼，转身向外走去。

何理弱弱地喊道："大哥……对不起，我知道这条狗不是凡间之物，否则也不可能一下子喝光那么多油，您、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？"

大汉猛地回过头来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"亏你还是开油坊的，就算不拜祖师，也该知道俺黑虎爷的名号吧？以前人心朴实，哪个油坊不供俺的牌位！这条狗跟了俺几百年，习惯了闻油味，可是现在的人把祖宗的教训全扔一边去了，为了挣钱什么脏油、臭油都敢炼，自然也没人供奉我这老古董了。那晚你路过，这狗闻到油味，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，于是俺就用它和你换了一桶油，它在你这天天闻着油味过得挺舒坦，谁知道，你为了发财，竟然准备弄地沟油，它知道你这样下去肯定要出事儿，这才拼死把这些脏油都喝光了。"



何理脑子"嗡嗡"直响，这才隐约想起，传说榨油的祖师好像真叫黑虎爷，他战战兢兢地辩解道："黑虎爷，我不知道这是地沟油。"

大汉冷笑了一声："一百斤黄豆才能榨出十多斤油，每斤成本就要十多块钱，按你现在卖的价钱，一斤顶多挣两块钱。可是姓宋的告诉你一斤油纯利就是八块钱，你干了这么多年，心里会不知道咋回事？"

何理的脸红得像喝醉了酒，他"扑通"一声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地说道："祖师爷，我都不如一条狗！但是您放心，如果我再做一件丧良心的生意，让我不得好死！"

等何理抬起头时，大汉和狗都不见了，仿佛从来就没出现过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# 这起事故谁担责

□赵　谦





林桂强是有车一族，每天上下班开着车挺方便。可是上个月的一天，他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让到交警支队协助处理一起事故。

在交警支队办公室，林桂强看见椅子上还坐着个女士，满脸愁苦。一名交警向他介绍说这位女士姓方。

“同志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”林桂强没有理会方女士，而是问交警队长。队长没说什么，问他的汽车开来了吗。林桂强就带队长来到院子里看他的小汽车，队长围着车转了一圈，拍了好几张照片。

林桂强不解地问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的车可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。”

这时，旁边方女士却恼怒了起来，大声质问他：“你为啥在车上贴这么个吓人的东西啊？这不成心害人吗！”

林桂强这才意识到事情可能跟自己车后玻璃上贴的骷髅车贴有关。果然还没等他开口，队长说话了：“你为什么挂这个？”林桂强这才支支吾吾地讲了事情的经过。

原来他每天加班，要很晚才回家。可让他苦恼的是，晚上经常遇见有司机开远光灯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听朋友说有治这种行为的办

法，那就是在车后玻璃上弄个“骷髅面具”，这样当后面的车再开远光灯时，就会被吓一跳。于是他就从网上买了两个吓人的骷髅车贴。

“管用了吗？”交警队长问他。“应该管用吧，至少让他们尝尝被吓一跳的滋味……”林桂强嗫嚅道。

方女士气愤地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刚出小区拐上大路，猛不丁看见前方两个惨白的骷髅，怵得我头皮发麻，结果一慌张就出事了。我先不由自主地踩了一下油门，正好旁边骑过来一辆电动车，我就慌神了，结果我的车撞到了旁边的护栏上，电动车也被撞倒了。骑车的老伯腿部受伤，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林桂强喃喃地说，然后他指着方女士争辩道，“这事故应该不是我的责任吧，完全是你开远光灯造成的。”

交警队长接过话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都有责任，我们查看了事故现场的视频和行车记录仪，发现你的车后玻璃违规贴了骷髅车贴，而后面的车违规开远光灯。”

当得知自己要为事故负责时，林桂强怎么也不理解，拒不履行赔偿责任。后被告上了法庭，法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，最后判后车方女士因违规使用远光灯，对事故负主要责任，须赔偿伤者六万元，林桂强违规在机动车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、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，对事故也负有一定责任，应该予以适当赔偿。

同时，交警部门责令林桂强不得再贴“骷髅车贴”，并作出了罚款处理。

**律师点评：**

《这起事故谁担责》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机动车上喷涂、粘贴标识等物不当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机动车喷涂、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，不得影响安全驾驶，如果贴在车窗等明显妨碍视线的位置或者遮挡住了车牌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故事中，林桂强想在车上贴个性车贴，首先要考虑到交通安全问题并选择正确的车贴位置。然而林桂强把“骷髅车贴”贴在后车窗，不仅位置不当，且形象恐怖影响了他人正常开车，应承担过错责任。另外，由于后车也有违规行为，故同样也要承担一定责任。

（发稿编辑：黄怡亲）

（题图：陆小弟）





## 苏轼也讲鬼故事

苏轼被关押在监狱时，有个狱吏对他态度十分恶劣，故意让他吃了很多苦。七年后，苏轼回朝廷任职，偶然和这位狱吏相遇。狱吏害怕会遭到报复，吓得浑身发抖。苏轼却客气地和他搭话，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。

苏轼说，有一条蛇吓死了人，阎王派鬼卒把它的魂勾去，宣判死刑。蛇哭诉说："我有罪，但也有功。"判官疑惑地问："你吓死了人，何功之有？"蛇说："我肚子里有蛇黄，它是治病良药，救过不少人，请求将功赎罪。"判官听了，就把蛇放了。鬼卒又牵来一头牛，说它用牛角抵死了人，该判死罪。牛说："我肚内有牛黄，它也是治病良药，请求将功赎罪。"判官又把牛放走了。

最后，鬼卒带来一个人，说他杀了人，应该偿命。这人跪在地上不停地求饶："我、我也有黄，请求将功赎罪。"判官怒斥道："胡说！蛇有蛇黄，牛有牛黄，你有什么黄？"这人连忙说："我现在是满肚子惭惶呀！"判官笑了："你这个害人精，现在知道惭愧和惶恐还不算太晚，滚吧！"

听完故事，狱吏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惭愧地离开了。通过这件事，狱吏反思了自己的不当行为，再也不做为虎作伥的事情了，还做了不少好事。

（**作者**：张军霞；**推荐者**：芷彩卓）





## 父亲的"三碗粥"

小顾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对待庄稼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珍惜和敬畏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却让小顾很不理解。

每次收完庄稼后，父亲总会在地里留下一些干瘪的稻谷。刚开始，小顾以为是父亲不小心遗漏的，便提醒父亲。父亲却说："别管了，让它们留在那儿吧。"后来小顾才明白，那些干瘪的稻谷是特意给鸟雀留下的，是它们安全过冬的保障。

父亲精于劳作，庄稼常常能获得

大丰收。有一年，邻省因天灾粮食歉收，一些人不得不外出谋生计。那段时间，父亲总会在院子外面挂一个竹篮，篮子里面有时放着两个馒头，有时是两块红薯，或者是几个窝窝头。

“把食物放到外面不怕别人偷了去吗？”小顾疑惑地问。父亲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为了填饱肚子而伸手的，那不算偷。我们把食物放在外面，就是为了能让过路的外乡人填一填肚子，如果能吃饱饭，谁愿意背井离乡呀！”有一次，小顾透过窗户看到一个衣衫褴褛、风尘仆仆的路人拿出了篮子里的馒头，狼吞虎咽地吃完之后，朝着他家的房子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

如今，父亲年事已高，他告诉小顾：“人要活得善良一点、大气一点。假如人生有三碗粥，一碗自己吃，一碗给家人亲友吃，剩下的那一碗要分给那些与你毫不相干的路人吃。”

父亲的“三碗粥”，不仅仅是出于善良和爱心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。

（**作者**：张君燕；**推荐者**：郭旺启）

## 不要只盯着缺点

晚清名臣杜受田出身官宦诗书人家，其父杜堮为翰林院编修。在父亲的指点下，杜受田成为一众学子中的佼佼者。不过，杜受田却不想去私塾，理由是同学们都排挤他，老师也对他不满意，这让杜堮很不解。

一天，杜堮拿出一个孤本字帖，让杜受田练习。上面的字大多生僻，而且结构和笔画都很难掌握，杜堮便亲自为儿子示范写法。写完后，杜堮颇为满意地问：“孩儿，觉得如何？”杜受田看了一眼，急急地回答：“这个字写错了，这里还有一点，父亲漏掉了。”

杜堮看到儿子略带得意的表情，似乎明白他不受人欢迎的原因了，便意味深长地对他说：“是的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我这里漏掉了一点。可是，整张字这么多可圈可点之处，为什么你没有夸奖，却只盯着漏掉的一点呢？”

杜堮这张字笔酣墨饱如行云流水，但杜受田却没注意这些明显的优点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在私塾里，他也是如此，对别人的优点视而不见，却抓住缺点和疏漏不放，甚至吹毛求疵。

听了父亲的话，杜受田顿时羞愧难当，沉思片刻后连连点头。此后，他的眼界和思想宽广了很多，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后来，走上仕途，最终成为咸丰帝的老师。

（**作者**：乔凯凯；**推荐者**：浪淘沙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



# 一枚小铜钿

□沈纪龙

秦家村有个老头叫蒋福林，好几年前的一天，他家后门口的河滩边来了只卖甘蔗的小船，蒋福林便上前去买甘蔗，几句交谈后蒋福林得知，眼前这位卖甘蔗的老头竟然是自己的老乡，老家离此地有百里之远。更有趣的是两个老头同名，都叫福林，只不过一个姓蒋一个姓蔡。



到了傍晚，天公不作美，又是刮风又是下雨，蒋福林一想，卖甘蔗的蔡福林在小木船上过夜有危险，便热情邀请他到家里寄宿。蔡福林非常感激，于是二人由同乡成了好朋友。

从此以后，蔡福林每年冬春两季必定摇船来秦家村卖甘蔗，白天在村口卖，晚上寄宿在蒋福林家。

去年春天，蔡福林像往常一样再次来到秦家村，买卖顺利，一船甘蔗不到三天全部卖光，他便来和蒋福林道别说：“蒋师傅啊！我今晚吃过饭后，趁涨潮前要回去，到时就不跟你打招呼了。”蒋福林听后忙回答说：“好的！老蔡路上小心，下半年再见。”

可不一会儿，蔡福林又回来了，手里还拎着几斤大米和一个热水瓶。蒋福林见了奇怪地问：“老蔡，你拿着这么多米做啥？”蔡福林苦笑着说：“蒋师傅，不瞒你说，刚才回到船里洗锅烧饭，可在洗锅时一不小心手一滑，铁锅沉到河里去了。没办法，只好再借用你的灶

头多烧点饭，准备路上吃！”

蒋福林一听便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？你回去有三天路程，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连吃几天冷饭，会生病的！我看这样吧，我家有只铁锅，空着没用，你拿去路上好烧水煮饭。”蔡福林听了，说：“蒋师傅，可我借了回去，要到下半年才能来还……”“嗨——老蔡，一只旧铁锅，说什么‘借’呀‘还’呀，你尽管宽心拿去路上用。”蔡福林也就不再推辞了，谢过后，拿着铁锅回去了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又到了下半年甘蔗上市季节，可蒋福林迟迟不见蔡福林前来卖甘蔗。等到第二年春天，眼看又是甘蔗上市季节，仍不见蔡福林的到来。

这天，蒋福林像往常一样，在堂屋边听收音机边喝茶。突然“滴滴”一声，一辆出租车在他家门前停了下来，从车上下来位中年妇女走到他面前开口问：“大伯，有位蒋福林师傅是住在这里吗？”

蒋福林一听眼前这位陌生妇女是来找自己的，觉得有些奇怪，就反问说：“同志！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”那中年妇女回答说：“我是从浙江来的，找他是替我爸爸还东西的。”

蒋福林一听，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便又问：“那你爸爸是谁呀？”中年妇女说：“我爸爸叫蔡福林，我是他的女儿，名叫蔡引仙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蒋福林才恍然大悟，连忙说：“唷，原来你是老蔡的女儿，我就是蒋福林呀！来来来，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”他把蔡引仙迎进屋后，边倒茶边问，“闺女啊，你爸爸今年怎么没来卖甘蔗？近来他身体好吗？”蔡引仙立马眼睛一红，眼泪“刷”地流了下来，她哽咽着说：“大伯，我爸爸他走了！”

接着，蔡引仙就把蔡福林去年在地里收甘蔗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回家后卧床不起，上个月去世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她抹了抹眼泪，对蒋福林说：“大伯，我爸临走前再三叮嘱我，说他去年回家时向您借了一只铁锅，让我务必要来归还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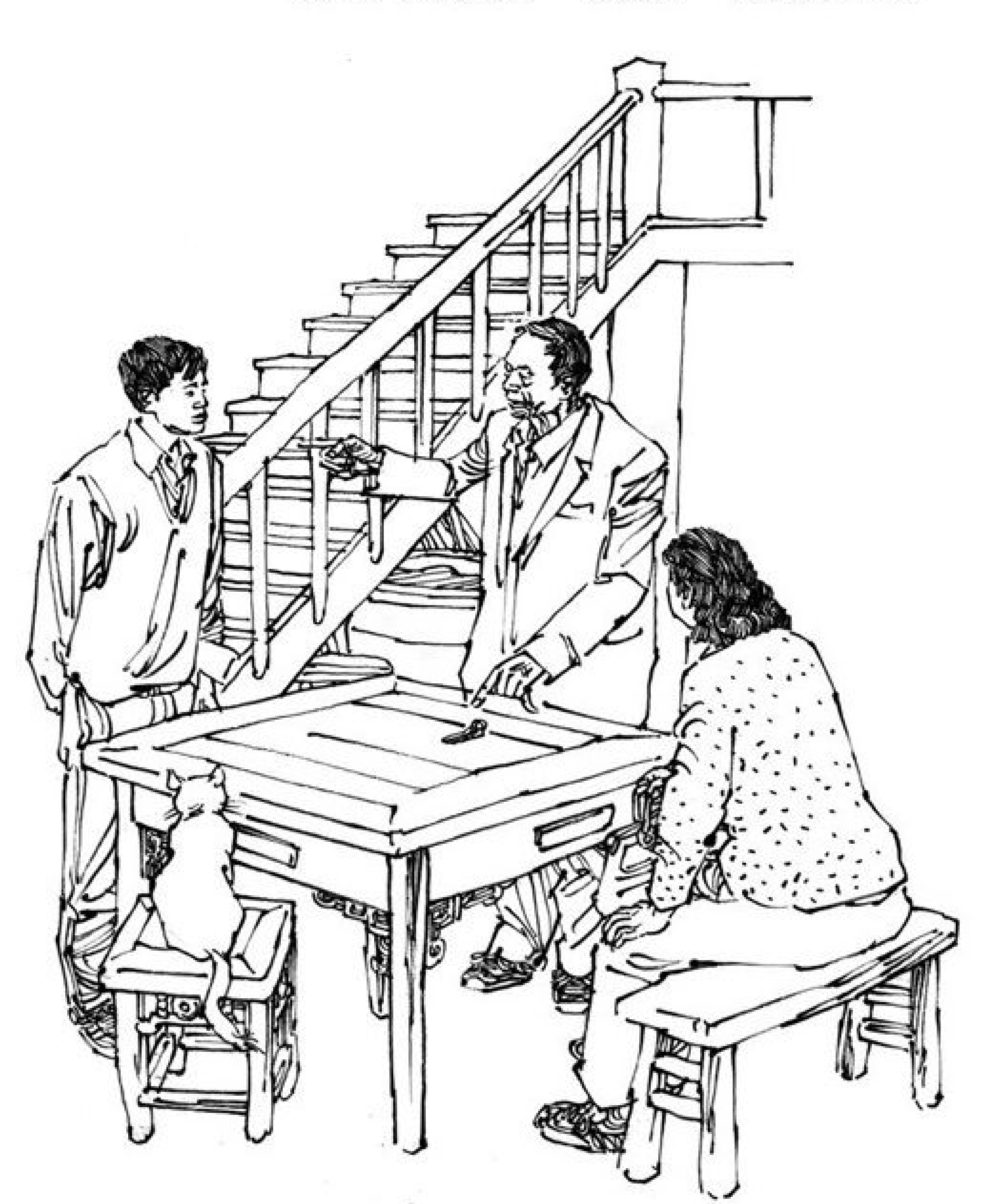
蒋福林听罢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这老蔡也真是，一只旧锅不值钱，可他怎么老记在心里！闺女，你也真像你爸爸，为了这只旧锅，竟要花掉几百元车钱……”

蔡引仙听了忙说：“大伯，话不能这么讲，借东西要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您老也知道，我们那里

的乡俗：老辈欠人家的，小辈一定要替他还。只有这样，活着的人安心，逝去的人也放心！大伯，我还想问一句，我爸爸除了借您一只铁锅以外，还有没有借过其他东西？”

蒋福林听了马上肯定地回答：“没有，没有！”蔡引仙听后放心地站了起来，摸出二十元钱，放到蒋福林面前，说：“大伯，我爸爸借的铁锅今天乘车不方便带来，现在只能折价还铜钿给您了。”

蔡引仙说的“铜钿”是浙江方言“钱”的意思，可蔡福林听到“铜钿”二字猛地想起一件事来，他马上站起来对蔡引仙说：“闺女啊，你要是不讲铜钿我倒忘了，去年你爸爸回家后，我在收拾他睡过的床铺时，发现你爸爸在我家遗忘了一把钥匙。”



蔡引仙一听，笑了笑说：“大伯，这钥匙不要了，我家重新装修过了，这旧钥匙没用了。”

蒋福林忙解释说：“不，那钥匙上还用红线系着一个小铜钿呢。”

蔡引仙听后说：“那小铜钱是我爸爸上山干活时捡到的。他怕单个钥匙放在衣袋容易丢，才系上去的。”

蒋福林郑重地说：“闺女啊，你不知道，你爸爸系在钥匙上的那枚铜钿可是一枚古币。前些日子我家收藏古玩的邻居阿三看到这枚小铜钿，非要出三百元钱跟我买，我不答应，因为这是你爸的。现在你爸爸不在了，那我就把它交给你。”说完起身到房间里去拿。

蒋福林再出来时，手里只拿着光秃秃的钥匙。只见他拉长脸仰头就朝楼上喊道：“阿东，阿东！你给我下来！”随着应声，从楼上下来一位青年，蒋福林将钥匙往桌子上一扔，问：“蔡伯伯钥匙上的铜

钿哪里去了？”

阿东一听，脸“刷”的一下红了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！”

蒋福林眼睛一瞪，怒吼：“不知道？铜钿自己生脚跑了？这钥匙一直放在我床头柜里，只有你知道，不是你拿的还有谁？”在蒋福林厉声逼问下，阿东只得承认是他拿的，并已卖给了阿三。

蒋福林听了，气得脸色发青：“小鬼！别人家的东西你也敢卖！”

阿东吞吞吐吐解释说：“我想，蔡伯伯本来每年都来卖甘蔗的，自从去年回去后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不来，一定是他上了年纪，家里人不让他再出来卖甘蔗了，估计他是不会来取的！我家又不收藏古玩，阿三又盯着要买，就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蒋福林打断阿东的话，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往外拖，并大声说，“走！跟老子去把铜钿赎回来！”

邻居阿三看到蒋福林拉着儿子气势汹汹上门来，心里猜到几分，只好把小铜钿拿出来，不过他对蒋福林说：“蒋伯伯，铜钿您可以赎回去，但我们这一行有规矩，收进来的东西，跟赎出去的东西价钱不一样……”

“加多少？”蒋福林问。阿三说加一百。

“一百就一百。”蒋福林摸出四百元钞票往桌子上一扔，抓起铜钿就走。

回到家里，他郑重地把小铜钿重新系到钥匙上，双手交给蔡引仙说：“闺女啊，这是你爸爸的遗物，现在我交还给你，请收好。”同时向她道歉，“对不起！是我教子不严，让你见笑了。”

蔡引仙忙说：“大伯，您言重了，应该是我感谢您才对，您保住我爸爸的这枚古币，我一定将它保管好！”说完，深深地向蒋福林鞠了躬，然后道别说，“大伯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，出租车还等着呢，再见！”

送走了蔡引仙，蒋福林又将阿东臭骂了一顿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儿子啊，今天爸对你发这么大的火，不是心疼一百元钱，是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，人家的东西就是人家的！任何时候都不能起贪心。你看蔡伯伯，借了一只旧铁锅，到死不忘要还；她女儿为了替父亲还几块钱的东西，宁可花几百元车钱也要来还。这就是做人的诚信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

# 脂粉坝

□汪培君

光绪二十六年，连日的瓢泼大雨，使武烈河水迅猛上涨，眼看着热河城及避暑山庄危在旦夕,这可急坏了曹知府。沿河察看，发现只有在武烈河右岸建一道迎水坝，才能保住热河城及避暑山庄。事情紧急,曹知府火速来到颐和园，请求慈禧太后拨款修坝。

当时国库空虚，给慈禧太后买脂粉香料，还是挪用的筹建海军的钱，哪里有钱给曹知府？一听没有钱，曹知府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慈禧太后盯着他威严地说:“避暑山庄不能淹，热河城不能淹，若有闪失，就拿你斩首示众！”

求不到拨款也得保城，曹知府只好向大户们募捐。

热河城的大户有二十多家，如果每家捐出一千两，修坝将不成问题。曹知府下了请帖，把大户们约在酒楼，诚心与他们商议。端起酒杯，曹知府开门见山，说完自己的想法，接着说为了感谢大伙儿，我先敬各位一杯。

大户们喝酒吃菜，说说笑笑，就是不提钱的事。曹知府只好再敬酒，再给大户们说一遍，可是大户们还是没事人似的。没有办法，曹知府只好点名问一大户 ：“马老板，你是热河城的领军人物，你先说说吧。”

马老板喝了口水才说 ：“请帖

一到，我就猜到了曹知府的意思，按说一千两银子是不多，假若洪水屠城，损失何止千两万两？”正听着有戏，不料想他话锋一转，“只可惜我的银子都投在了生意上，现在连十两银子也拿不出来。”

马老板的话就算立下了标杆，其他的大户都顺着往上爬，个个都说应该捐，可是一个更比一个穷。

曹知府听不下去了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听各位一说，才知道你们比那些穷百姓还穷，不过古人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，这样吧，咱们跟着马老板到他家，让他打开银库房看看，如果不足十两银子，说明马老板说的是实话；如果超过十两银子，有多少咱们拿多少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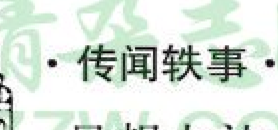
正得意扬扬的马老板立刻勃然变色，但他耍起无赖，叫嚷曹知府这是想抄他的家，他就是不去。曹知府大喝一声：“来人！”两个衙役应声而至。曹知府命令：“架起来！”

马老板不愧是久在江湖，衙役抓住他的同时，他已想好了对策，说：“曹知府，你以官压人我不服，出钱修坝，也应该知府先出，你堂堂的府衙里就没有一点积蓄？”曹知府回答说没有，还说大伙儿可以跟着他去看，去查账。

马老板知道府衙中没有银子，看也没用，想了想说：“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心甘情愿地捐银子。”曹知府也不想真的去抄马老板的家，便问什么条件。马老板回答：“以前有事你总是向着穷百姓，从此以后改过来，有钱多让大户们赚……”曹知府立刻打断他说：“想让我出卖良心，再多的银子我也不干。”

一两银子没募到，曹知府只能







另想办法。就在他苦思冥想之时，没想到出事了。

原来是百姓们听说了曹知府的境遇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纷纷为他担忧，不约而同地来到避暑山庄门前，静坐绝食，并且写了请愿书，请求朝廷拨款，修建迎水坝。

避暑山庄的守卫不敢怠慢，快马加鞭把请愿书送进北京，给了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闻听大怒，心里想肯定是曹知府煽动的，必须杀了他！可又一想，此时若动曹知府更是激怒百姓，千万使不得，倒不如让他先修坝，趁此平息百姓的怒气。



传来了曹知府，慈禧太后先来了个下马威："你可知道煽动百姓闹事，是杀头之罪？"曹知府回答冤枉，他并没有煽动百姓。慈禧太后却是不听他的解释，自顾自地说，"不过呢，你这颗人头先记在哀家这里，修好大坝，人头是你的；修不好大坝，人头是哀家的。"

曹知府一听，这是把他往死路上逼，不由抬头看了一眼满脸脂粉的慈禧太后，就这一看，竟然灵机一动，萌生出一个主意。于是他把官帽一摘说："太后若有钱给我，我就能修好大坝；既然太后没钱给我，就请把我的头留下吧。"

慈禧太后一听，心里还真没辙，只好把冷着的脸缓了缓说："呵，跟哀家叫上板了，是不是想提条件？"曹知府急忙戴回官帽，笑着说："太后英明，奴才是想跟太后要样东西。"接着他告诉慈禧，只要把太后一个月用的脂粉给他，他就能修一条迎水坝。

慈禧太后闻听大怒，手指着曹知府，呵斥他这是嫌自己脂粉用得多，就算再多，一个月的脂粉也不可能修一条坝，如果能修，那不是连颐和园也埋在了脂粉里了？曹知府赶紧连连磕头，告诉慈禧太后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敢立下军令状，

只要太后给他一个月的脂粉，修不成迎水坝，就把他全家的头挂在热河城城楼上示众；修成迎水坝，保住了热河城及避暑山庄，就请太后赦他无罪。

慈禧太后心想，自己逼他不就是让他修坝吗？那就先留他一条命，等他修不成再杀，不仅让他心服口服，也让百姓们心服口服。

接过一大包脂粉，曹知府披星戴月回到热河，立刻让人四处散布，说府衙里有慈禧太后御赐的脂粉，正宗的宫廷秘方，宫廷御制。



贵妇人、阔小姐都知道慈禧太后驻颜有术，她用的脂粉有返老还童的功效，更重要的是能用上慈禧太后使用的脂粉，是八辈子也修不来的荣耀！于是纷纷使出各种手段，让家人给她们弄到手。

大户们争先恐后来到府衙，低声下气地拜见曹知府，生怕到晚了买不到脂粉。曹知府不计前嫌，说："本知府一向公平公正，既然你们都想要，我就给你们平均分配，一家一包，但是我只送不卖。"大户们大喜，一起喊曹知府比亲生父母还疼黎民百姓。

曹知府摆了摆手止住，告诉他们是有条件的。马老板问："什么条件？"曹知府回答："为了保住热河城及避暑山庄，需要在武烈河右岸修一条迎水坝，凡是捐银一万两的，不论他是谁，都可以得到一包慈禧太后御用的宫廷脂粉。"大户们一听傻了眼，齐声喊太多了，说咱还是捐您上次说的一千两吧，多了也用不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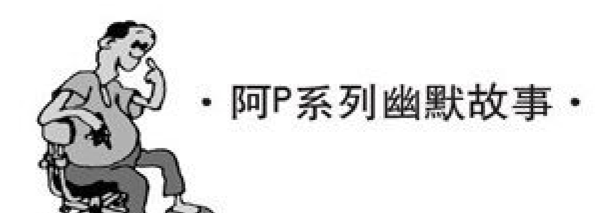
曹知府"嘿嘿"一乐说："多亏上次马老板的提醒，我想趁机弄点积蓄。"马老板后悔不迭，扇了自己一巴掌说："算我嘴臭，我给曹知府赔礼。"曹知府却不愿意再纠缠，收起脂粉说："谁嫌多就别捐，谁捐我给谁。"大户们怕没法向夫人小姐交代，再也不敢讨价还价，只好忍痛捐出银子。

迎水坝修成了，保住了热河城和避暑山庄。曹知府把剩下的银子，都给了受灾的穷百姓。

后来有人说这条坝是因脂粉而成，应该叫"脂粉坝"。于是，"脂粉坝"渐渐传开，且流传至今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**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：**
朱　虹：zhong98305@sina.com
王　琦：wangqi_8656@126.com
刘雁君：nina_lyj@sina.com
黄怡亲：hyq_0415@qq.com
赵媛佳：babyfuji@126.com





# 阿P当领队



□ 刘江波

这天，小兰得意地告诉阿P，自己要拼团去泰国旅游："这是真正的白菜价，机会难得啊，而且是我的老同学志军当领队。"

阿P心里一动，他记得小兰的旧书信里有几封情书，署名就是"志军"，虽然毕业二十年了，毕竟是初恋情人，不得不防啊！想到这儿，阿P眼珠一转："老婆，结婚这么多年你也没享着什么福，这么好的出国机会咱别错过了，我陪你一块儿去！"

说走就走，两口子做好准备按时出发了。拼团旅游的人来了几十个，领队志军看到小兰，热情地过来握手，阿P却暗暗生气：哼，这也算个"老白脸"了，多亏自己有先见之明！

到了泰国境内，来了个胖姑娘导游，带大家坐上大巴。第一站就是购物一条街，游客被胖导游连吹带捧，纷纷下了车。志军招呼阿P同去，阿P却说不太舒服，屁股也不抬一下，志军只好悻悻而去。

眼看小兰和志军说说笑笑并肩走了，阿P坐不住了，他赶紧下车跟上去。进了一家商店，阿P在人群里找了半天，看到小兰和志军正在柜台前看玉器，只听志军说："我是领队，到哪个地方都有纪念品可拿，你喜欢什么就告诉我。"

一听这话，阿P心里暗暗嘀咕：小样儿，怪不得往这儿领人，原来当领队的不光有提成，还有纪念品，还想送我老婆！哼，既然让我知道了，我就让你这领队当不成！

当天晚上回到住所，几个游客抱怨店里的东西太贵，还有假货，和胖导游起了争执，有游客开始拿手机录视频。志军连忙招呼阿P和小兰，让他们帮着打圆场。一看来机会了，阿P拔高了嗓门："我相信大家都想有个愉快的旅行，这样，为了保证接下来的旅途顺利，咱们换个领队怎么样？我来当这个领队，保证不带大家购物！"

志军当然不答应，可是游客们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他们都吵着换人，要不然就投诉。一看志军满脸尴尬，小兰也埋怨阿P捣乱，可阿P却微微一笑，他提议公平对决，他和志军比一场，谁赢了谁当领队。

这事新鲜，大家纷纷起哄叫好，志军为了平息事端，只好问阿P怎么个比法。阿P"嘿嘿"一笑，有个游戏叫"背媳妇"，自己背小兰，志军背导游，绕着旅馆跑一圈，谁跑得快谁赢。

游客们轰然大笑，阿P这心眼可真不少，胖导游那身板准能把志军压趴下。

骑虎难下，志军也只好答应，但他提议先吃饭，有了力气再比，阿P同意了。饭桌上，阿P悄悄对小兰说："一会儿你可得好好配合我，当上这个领队，就有人送咱们纪念品了。"小兰一听，阿P这是听到志军的话了，她脸一红，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吃过饭，大家簇拥着阿P来到门前空地上，阿P一下傻眼了：志军身边竟然站着一位苗条的少女。志军笑着说："刚才我给旅行社领导打电话，换领队这事儿他同意了；他还说原导游和游客争吵，暂停职务，我们导游也换了。怎么，阿P你怕了？"

阿P气得直发蒙，但不肯服输，凭自己的智慧，还摆不平这点小事？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着，有了！他背上小兰的时候，悄声说："他要是跑在我前头，你就念那首诗！"

小兰一怔，随即明白了，她"扑哧"乐了："阿P，你吃醋了！可这么做不好吧？"阿P鼻子一哼："让他赢了，那才是不好，你是我老婆，你得帮我！"

一声号令，比赛开始了。好在小兰身材也保持得不错，阿P又求胜心切，仗着一股蛮力，一路领先。眼看着离终点还有几十步了，志军却赶了上来，与阿P齐头并进，而且后劲十足。阿P感觉双腿有点软，他急忙一拍小兰，后背上的小兰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念了出来："我是天空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

心……”

这正是志军给小兰的信里抄过的那首诗，信里还说这首诗让他刻骨铭心。一听小兰突然念出这诗，志军果然一愣神，趁着他稍有迟疑，阿P就像是充满了电一样，“嗖嗖嗖”几步跨越了终点，游客们都欢呼雀跃,围着阿P叫“领队”。

志军输得很不服气，他带着抱怨的眼神看了看小兰，又冷笑着对阿P说：“恭喜新领队！阿P呀，这领队可不是好当的，就拿这购物来说吧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强制大家，只要你们受得了导游的‘精彩演说’，你们也可以不购物。”

阿P一听，这话说得也对，相信很少有游客能扛得住导游的语言攻势，看来自己这个领队还真得动动脑子。

第二天，旅游大巴继续上路，一路上新导游口若悬河，志军也在一旁帮腔助势，两个人像说相声似的，不断诱导大家到下一站购物。新导游的口才极佳，远远超过了胖导游，但无论她用了什么办法，车上的游客都充耳不闻。等大巴驶进了“罗甸村”，导游和志军已经说得口干舌燥，可游客们却没有一个人参与购物，纷纷下车观赏乡村美景去了。

志军纳闷极了，这百试百灵的招数怎么就失效了呢？他忽然发现那些游客边下车边在耳朵里捣鼓着什么，他觉得不对劲，这一定是阿P捣的鬼。再看阿P，慢悠悠地从耳朵里掏出了一副耳塞，一下子，志军全明白了。



阿P兑现了不让大家购物的承诺，可还没忘了领队的“特权”，便拉着小兰去找志军，问他哪里可以领到纪念品。志军扫了他一眼：“阿P呀，你这领队的招数可不少啊！不购物还好意思要人家的纪念品？纪念品不一定有，不过当地的美食可以尝尝。”

志军把他们领到了村里的接待处，介绍罗甸村有个风俗，对带团来观光的领队会热情款待，席上有道特色菜“椰子鸡”，是包裹了椰子叶熏烤而成，味道奇绝，回味无穷。

志军领头进了帐篷，和主人沟通几句，便有人引领着众人分别坐下。阿P眼尖，自己的座位底下铺着一张羊皮，而其他人却没有，看来当领队的就是有优势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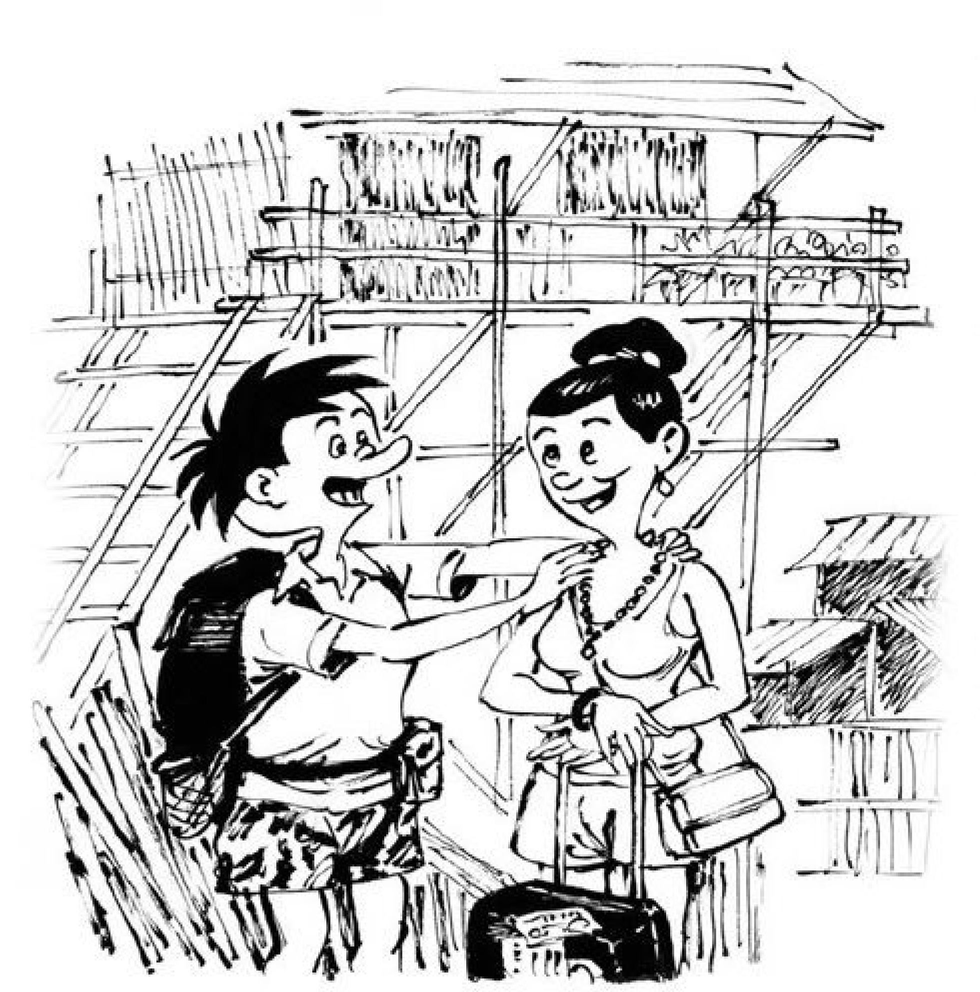
没过多久，一阵奇香扑鼻而来，一位胡须斑白的老人端着一只鸡走了进来，志军介绍，这是老村长来

按客人的地位"分鸡"。

只见那位老人先撕了两条鸡腿，放在了志军的盘里，他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："跟班，吃鸡腿，多跑腿。"接着，老人又把鸡脖子拧下放在了小兰盘里："副手，脖随头转，要听从头领的指挥。"

一看他这么分鸡，阿P心里"咯噔"一下，不会是给自己鸡头吧？却见老人一伸手，竟然把鸡屁股撕了下来，恭敬地对阿P说："你是领队，希望你屁股坐得稳稳的。"

看着眼前这块冒着肥油的鸡屁股，阿P的肚里立刻翻江倒海起来，这东西可不是人人都能消受的，实在没法下嘴。阿P斜眼看了看志军，瞧他正在那啃着香喷喷的鸡腿，等着看笑话。阿P灵机一动，他站起来一把拉住老人，请老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。老人惊讶地说："这、这不合待客规矩！"



阿P先鞠了一躬，深情地说："在我们眼里，老人才是最尊贵的！我希望您这个德高望重的老村长能把屁股坐得稳稳的！"说着，阿P端起盘里的鸡屁股，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。

不承想鸡屁股这东西在当地是个宝，老村长激动地接过来，点头道："年轻人，你太客气了！这两个翅膀归你了，祝你展翅腾飞！"

酒足饭饱，老村长还赠给阿P许多礼物。小兰一看志军没精打采的，就安慰了他几句："老同学，阿P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还是我们的领队，下次我们还跟你的团。"

志军连连摇手："小兰同学，你老公太厉害了，我甘拜下风。"

阿P哈哈大笑起来，其实当不当领队的都是小事，把这二十多年的隐患情敌打败了才是大事，想到这儿，他得意地吹了声口哨，把老村长送的一串项链挂在了小兰的脖子上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





# 百年奇赌

□赵功强

这事还得从一百年前说起。一天傍晚，金蔷薇典当行老板老杜尔正在盘点账目，典当行里来了两个人。这两个人老杜尔都认识，一个叫马拉，是一家手工怀表店的老板；另一个叫蓬皮，是银行职员。

两个人告诉老杜尔，他们要来典当一块怀表。老杜尔看了看蓬皮递过来的表，问："请问二位先生，这块表你们打算当多久？"

马拉抢先说："一百年。"

"一百年？"老杜尔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看着马拉问，"你是说一百年？"

"没错。"马拉点点头，看了看身边的蓬皮。

蓬皮瞪了一眼马拉说："我倒是要看看，究竟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！"

老杜尔发觉气氛不对，忙问："不好意思，我想冒昧请教二位，为什么要来金蔷薇当这块怀表，并且期限是百年之久？"

蓬皮叹了口气，对老杜尔讲述了事情的原委。

这天早上，蓬皮发现自己的怀表坏了，想到下午要去见一个重要客户，于是在上班的路上，拐进马拉的怀表店买了一块新怀表。不料下午按照约定时间去见客户时，对方很不高兴地指责他不守时，晚了

五分钟。蓬皮当即跟另外两个同事的怀表对了时间，结果发现，确实是自己的怀表慢了五分钟。

于是，下班后，蓬皮找到马拉，要求他给自己换一块怀表。不承想，马拉一听说自己的怀表慢了五分钟，头就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口中连连说："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的手艺是家传的，一直是同行难以企及的。你对这块表不满意，我可以给你换，但我决不允许你诬蔑我的怀表不准！"

蓬皮见马拉矢口否认，并且态度如此强硬，肺都气炸了，当场就跟马拉吵了起来。最后，马拉提出，不如两人打个赌。他让蓬皮在自己的店里随便挑一块怀表，然后找个中立的第三方代为保管，看过段时间后，怀表的时间还准不准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了金蔷薇典当行……



听完蓬皮的讲述，老杜尔笑了："呵呵，看来当一百年不过是在赌气啊！一百年，时间长得不敢想象，我觉得你们可以重新考虑一下。"说完，他瞅了瞅马拉。

马拉用笃定的语气说："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就是一百年！"

老杜尔见蓬皮也没有异议，又问："那么，二位想从我这里当出多少钱？"

马拉一听，连连摆手说："我们不是要把怀表作抵押换钱，我们只是请贵行代为保管，并作见证。"明白了这一切，老杜尔兴致盎然地答应了两人的请求……

现在，整整一百年过去了。金蔷薇典当行早已是典当业的老字号，它陈旧黯淡的店面与周围光鲜时尚的门面格格不入。

这天，金蔷薇典当行老板杜尔早早来到店里，他在柜台后坐下，眼睛盯着门外。此时正值上班高峰，门外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杜尔一边看，一边不时扭头看墙上的挂钟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

到了九点，从门口一前一后进来两个男人，一个年近五旬，另一个看上去三十来岁。两个人的衣着都很讲究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更显得稳重得体，气度不凡。

两人跟杜尔分别握了手后，先后递上了自己的名片，杜尔看了，连声说道："你们终于来了！"

来人正是马拉和蓬皮的后代，他们遵照祖训按时来到金蔷薇典当行，要替祖辈们了却当年的心愿。年近五旬的中年人是马拉的后人，他是一家继承祖传手艺的手工怀表店的老板；三十来岁的男子则是蓬





皮的后人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跨国金融集团的总裁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群扛着摄像机、拿着话筒的媒体记者也拥进店里，他们将手里的家伙齐刷刷对着杜尔和那两个男人。其中一位金发碧眼的女记者对着镜头激动地说道：“各位观众，再过片刻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！百年前的那次打赌结果马上就要揭晓……”

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杜尔从保险柜里取出怀表，伴随着“咔哒”一声脆响，表壳弹起，人们惊异地发现，怀表的指针跟典当行墙壁上悬挂的时钟分秒不差！

当年马拉和蓬皮下的赌注是，输的一方要在媒体上发表声明道歉。金融大鳄小蓬皮不仅在各大媒体声明道歉，而且决定第二天和小马拉签订合同，以后小马拉制作的所有手工怀表他都会买走，当作奖品发给集团里那些守时敬业的员工。

次日，小马拉在合同上签完字后，便来到金蔷薇典当行，他想对杜尔表达谢意。刚走进店门，杜尔就兴奋地说：“我正准备联系你，你就来了！”说完，他把一张纸递给小马拉。小马拉接过来打开一看，那是一张泛黄的信纸，上面写着这场百年之赌的真相。

马拉家族的后代：

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身在天国很久很久了。我想通过这封信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当年那个打赌完全是我精心设计的一个局。你知道，手工怀表制作是我们家族的骄傲，可我害怕有朝一日它会失传。我把我的担忧对老友金蔷薇典当行的老板老杜尔讲了，他告诉我，他也一样担心他的行当。我想了好几天，终于想到了这个百年之赌的点子。老杜尔那老家伙也精得很，他提议让我把怀表当在他那儿，这样，百年之后，金蔷薇也会声名远播。当然，他也出了不少力，蓬皮就是他暗中替我物色的人选，他说这人有才干，他的后代一定会飞黄腾达。在此，我得对蓬皮说声抱歉，让他稀里糊涂地充当了我们的工具。好了，就这些，我会在天国保佑你的！

最后的落款人正是马拉。

杜尔告诉小马拉，这封信也是小马拉的祖上请他的曾祖父代为保管的。他的曾祖父吩咐要一代一代地好好珍藏，任何人都不能打开，直到打赌结果出来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：佐　夫）





课堂上传出了不礼貌的口哨声，没人肯说出那个捣乱的学生，于是，教授讲了一个故事……



# 吹口哨的学生

□龙振昼 编译

一天，在一所著名的大学里，有位教授正在授课，讲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。

当教授转向黑板的时候，教室里突然响起了口哨声。他转过身，环顾教室，生气地问："是谁在吹口哨？"

学生们见教授的表情十分严肃，都不敢说话。于是，像往常一样，没有人回答他。

教授平静地把笔放回口袋，收拾好自己的包，对大家说："这堂课到此为止吧，今天也是够了。"

说完，教授向教室门口走去，学生们不由得喜出望外，庆幸教授今天居然提前下课，让他们获得了自由。

不料，教授突然停下脚步，返回讲台前，把包放在讲台上，说："离下课还有一点时间，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"

学生们顿时来了兴趣，纷纷支起耳朵。教授开始讲了起来——

昨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努力想睡着，可是上眼皮和下眼皮就像有仇一样，始终无法合在一起。于是，我索性爬了起来，打算去给我的车加油，这样就可以节约今天早上的

时间，而且说不定回来后，我就能很快入睡了。

当我将车子的油箱加满后，我就开车在附近漫无目的地兜风，尽情享受着道路畅通无阻的滋味。

突然，我看到一位穿着时髦的漂亮女孩，独自站在街边的一个角落里。我猜她可能是刚参加完一个聚会，正要回家。出于好奇，我掉头把车开到她身边，问她是否需要帮助。她说，如果我能载她回家，她将非常感激。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她。

谁会拒绝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做伴呢？况且在这个睡不着的夜晚，原本是那么无聊！

那女孩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，我一边开车一边和她聊天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女孩非常聪明，很多同龄人不知道的话题，她都游刃有余。女孩将要下车时，一再称赞我的美德和行为，并说，她已经喜欢上我了。

我也称赞了女孩的智慧和美貌，并说，我也开始喜欢上她了。我告诉她，我的工作是在这所大学里教书。

女孩向我要了电话号码，我非常乐意地给了她。然后，她问我能否帮她一个忙，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。她说，她有一个弟弟，刚好就在这所大学就读，请我照顾好她的弟弟，因为以后大家还要长时间相处呢。

我问她，她弟弟叫什么名字。女孩微笑着说，我会认识他的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——

他喜欢吹口哨！



教授的话一出口，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那位吹口哨的男生！

教授微微一笑，慢慢走向那位男生，说："年轻人，如果用屁股思考，我是拿不到博士学位的。"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**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士兵、商人，一个人两分，五条命十分。当这十分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时，五个人会如何诠释他们生命的价值？**



# 绝不屈服

□吴　嫡

## 1.特别行动

一九三二年秋，深夜的山海关内，街道上一片冷清。这时，一个人影沿着街边转了转，敲响了一间杂货店的门。杂货店老板打开门，把人让进屋，点着了灯。

来人是个瘦削的年轻男人，和矮胖的杂货店老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他压低声音，急促地说："老古，有情报，需要你来破译。"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密密麻麻地画满了长短不一的黑线。

老古翻起桌上的一堆账簿，从中间抽出一本，翻了几页，都是芝麻绿豆的小账，只是中间有一页很特殊，上面写满了稀奇古怪的符号，还有中文和日文。老古低着头查了一会儿，手开始抖了起来，然后抬起头看着年轻人："这……这群畜生……"

这是日本人的一份密电，里面的内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日军战略研究部队要求驻山海关外的日军部队，想办法在三天内抓五个中国人，最特殊的是，对这五个人的身份有严格要求：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士兵、商人。他们要通过对这五个人的测试，来确定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战略方案。

年轻人小刘听完，愕然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古慢吞吞地说：“我听说日本人喜欢拿人做实验。但这次要干什么，我确实有点拿不准。”

小刘沉思了很久：“老古，这事咱们得马上请示上级。”

老古苦笑着说：“可能来不及了，这样，你回去联系上级，我想想该怎么办。”

小刘走后，老古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，一直到天快亮了还没睡着。敲门声又响了，小刘冲进来着急地说：“老古，你说得没错，上级在接到我们的报告后，截获了更多信息，日本人是要以这五个人作为研究样本，研究中国人的抗战决心。日本人在东北遭遇的抵抗太少，现在日本国内分成两派：一派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，应该立刻展开全面侵华战争；另一派认为东北只是偶然事件，并不代表中国人的普遍思想，应该再准备一段时间才能更有把握。”

老古点点头问：“那上级的意思是……”

小刘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现在开战，我们还没准备好，国民党也没准备好。所以，日本人的全面战争越晚开始，我们的准备就越充分，最终获胜的把握就越大。”

老古说：“那这次测试的结果就很重要了。可是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小刘说：“上级指示我们，至少要有一个人混入俘虏，参与这场测试。如果必要，可以全部参与。”

老古似乎毫不意外，他点点头：“就算咱俩全都参与，也只有两个人，够吗？”

小刘说：“上级的意思是时间太紧，来不及派其他同志过来了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联络国民党的情报组织。不过我对这个命令有疑虑，国民党的人一直想抓住咱们，咱们也过了好几次招了，互有伤亡，和他们联系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

老古沉吟很久：“现在不是顾虑这事的时候，你回去把手里的东西都藏起来，该销毁的销毁掉。我去找他们。”小刘点点头，走了。

很快，老古来到了山海关里最有名气的一家银行，门脸高大气派，里面的员工也都穿着整齐，十分干练。看见老古进来，一个员工微笑着打招呼：“古老板，这次是存钱还是取钱啊，你店里生意不错嘛。”老古笑嘻嘻地说：“这次我不存钱也不取钱，我想见你们行长。”



员工愣了："见行长？为什么？"老古压低声音说："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也知道你们行长是干什么的，我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，就是你们说的共匪地下党。"

那员工瞪大了眼睛，比了个手势，另两个员工一左一右夹住了老古，带着他上楼了。

行长是个阴冷的男人，他的目光像钉子一样看着老古，半天才张口："想不到我苦寻不着的老古，竟然是天天来我银行存钱取钱换零钱的杂货店老板，你们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啊。"

老古笑了笑说："过奖了，其实你这地方也很厉害，要不是我每天都来办业务，不常来的人也未必能看出蹊跷来。"

行长说："你今天来见我，肯定是有不得不来的理由。"

老古点点头说："没错，我有封电文要让你看看。"



## 2.自投罗网

行长看完电文后半天没说话，牙疼似的捂着半边脸，忽然说："如果我现在把你抓起来，你怎么办？"

老古微笑着说："我既然敢来，就准备好了。你们逼供的那套家什我都见过，自信还挺得过去。实话告诉你，这山海关就两个地下党，你抓住我，过几天上级再派一个就是了。不过也许用不着了，如果日本人全面开战，这山海关只怕挺不了太久。"



行长说："行，我知道共产党的骨头够硬，既然你敢来，我总得让你把话说完，你找我是想干什么？"老古笑了笑说："你应该已经猜到了，我是找你借人的。"

行长冷冷地说："你想让我的手下去送死？你可真会说笑话。"

老古收起了脸上的微笑，直视着行长："实话说，如果我像你这样

有这么多人，我压根就不会来找你，可我没有，整个山海关就两个人，这个比例在五个人里远远不够。”

行长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们也只有四个人，我不会去，剩下的三个人里有两个是我上司的至亲，我也不能派去。”

老古说：“那就让剩下的那个人去吧，这样我们就有三个人。日本人至少会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大半是不会屈服的，他们进攻前就得仔细掂量掂量。”

行长闭上眼睛，谋划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好吧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知道你们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很有一套，我那个兄弟很可能会牺牲，总得有点代价。把你们这两年搜集的关于日军的情报都给我，这样我至少对上面有个交代。反正你们两个也是凶多吉少，这些情报如果能帮助党国抗日，也算是有了价值。放心，我不要你们共产党的资料，我也知道你不会给。”

老古点点头说：“可以。既然这样，跟你的兄弟说明白，从现在开始，他要听我指挥。我希望你的兄弟骨头够硬，能不辱使命。”

第二天，山海关外的行人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。日本人占了东北后，城外本来一度人烟全无。但时间过去了一年，日本人并没有到山海关附近活动，人们渐渐地在山海关城下形成了一个市场。满洲国里的中国人和山海关里的中国人进行贸易交流，山海关高大的城墙，和城墙上架着的机枪给了这里的人们一种安全感。



老古装成进城的农民，小刘装成学生，在城门口晃悠，他们知道日本特务如果要抓人，肯定会选择在城门口，方便带着人脱身。小刘在城门口的书摊前看书，而卖书和酒的商人就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。

酒摊吸引了两个士兵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个指着一坛酒问：“这坛酒多少钱？”

看摊的国民党脸色阴沉，低声说：“半块钱。”

那人恶狠狠地低声说：“给老子装得像点，你们一个人拿了五百大洋的安家费了！”

那个国民党抬头一看，赶紧低下头去，小声说：“行长，您怎么也来了？”

扮成士兵的行长阴沉着脸说：“上峰急电，这次参加行动的人数不能少于四个，因此，三号也得参与这次行动。”

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低着头，

帽子压得低低的，声音发颤地说：“我叔叔让你照应我，你就是这么照应的？”

行长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让你叔叔跟戴先生说去吧。你的安家费已经让人送你家里了，放心去吧。”说完，行长转身离开了，剩下那个士兵站在酒摊前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小刘叹了口气，小声说：“同志，别这样，干咱们这行的，随时都要准备为国捐躯的。”

那士兵“呸”了一声：“真刀真枪的干一仗，死了也就算了。让人家抓回去随便折磨，这算什么？你听说过吗，日本人抓住中国人，剥皮抽筋，点天灯，什么事都干！”

卖书的打了个冷战，转头问小刘：“你们给了多少安家费？”

小刘笑了笑，笑容里也很紧张：“我们没有这一说。组织会照顾我的家人的。”

那士兵“哼”了一声，没说什么，只是拿起一坛酒来，拍开封口就喝。卖书的抬起头来看着他，脸上的神情也很忐忑。

就在这时，一柄手枪顶在了小刘的腰上，一个生硬的中国口音低声说：“说话，不要！跟我走！”转眼间，正在喝酒的士兵，卖书和酒的老板，加上扮成农民的老古，靠近城门的几个人都已经被枪顶住了。这一切动静极小，城楼上的人毫无察觉，还有一个穿着染坊工人衣服的人也被控制住了。五个人被控制着走向城门，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

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士兵忽然转身，将手里的酒坛子狠狠砸在了日本特务头上，嘴里大喊：“老子跟你拼了！”头破血流的日本特务开枪了，士兵应声倒地。这一声枪响也惊动了城楼上的守军，顿时呼喊声四起。这时，路边的草垛里忽然钻出了一辆汽车，日本特务把几个





人推上车，呼啸而去。

## 3 · 生欢死惧

四个人被关在了一间牢房里，因为有一个陌生人，老古他们不敢交谈，怕暴露了身份。但扮演士兵的人出了意外，日本人接下来会怎么做，他们心里也没数。那个染坊工人一直处于一种极度惊恐的状态，连老古打个喷嚏他都能吓得跳起来。没动静时，他就嘴里低声念叨着什么，念着念着就哭，哭累了就睡着了。

第一天晚上，看守送来了吃的，伙食居然不错，竟然有白面馒头，这可是很紧俏的东西。日本人的下等兵轻易也吃不到，为什么会给囚犯吃呢？老古看看白面馒头，看看其他人，默不作声地拿起一个开始吃。那个染坊工人吃了两口，跑到墙角吐了。小刘看着老古，老古小声说："我第一次上战场时也这样。"

第二天，日本人仍然没有动作。又一天在平稳中过去了，染坊工人的情绪终于平复了一些，也开始能跟别人说几句话了。他告诉老古，自己是东北人，早些年入赘到山海关的，岳父死了，岳母还活着，媳妇和自己都是染坊的工人，还有个五岁的儿子。他颤巍巍地问："老哥啊，你说日本人抓咱们干啥啊，他们抓当兵的，抓学生，因为他们打仗、抗议，咱们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，我这辈子都没跟别人红过脸啊，他们抓我干啥啊？"



老古犹豫了一下，拍拍他的肩膀："兄弟，日本人干啥事还有理由啊，反正咱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别让日本人看不起咱们，你说是吧？"

工人低头咬着馒头："这馒头真好吃，我儿子都没吃过全白面的馒头。"他说着话，停下了嘴，把剩



下的半个馒头用兜里的一块白布仔细地包了起来。

装成商人的国民党奇怪地问：“你干啥呢？那馒头留着有啥用啊？”

工人憨厚地笑笑：“我舍不得吃。我又没干啥坏事，也许没几天就放出去了，拿回家去给孩子吃。”

商人苦笑着看他，刚想说话，老古瞪了他一眼，他临时改口说：“你咋还随身带着白布啊？”

工人说：“老板让带的，每个工人身上都有一块，碰上人就拿出来给他看，我们染坊的布料好，结实。谁要是能拉来买主，老板给一毛钱呢。”

商人苦笑着说：“行啊，等咱们出去了，我跟你去买布，让你挣上这一毛钱。”

小刘也停下了嘴，把剩下的半个馒头递给工人：“大哥，你吃吧，我是个学生，你知道，学生饭量都小。”工人感激地笑笑，拿起来接着吃。刚吃了两口，门口“咣当”一声响，大家抬头看时，四个人里有三个惊呆了，只见行长穿着士兵的衣服，被人推了进来。

看守离开后，小刘和商人陪着那个工人聊天，老古和行长凑到另一个角落里小声交谈。老古问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进来了？”行长冷冷地说：“上峰下的是死命令，必须有四个人进来。那个王八蛋一死了之，我不来谁来？”

老古说：“你不是还有一个手下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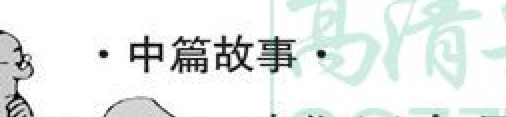
行长说：“那人是老戴的至亲，已经被调回去了。当然，也不全是因为这个，上面得到了点新情报，我得进来告诉你们，而且我以前就是搞刑讯的，上峰钦点，怎么样，牛吧？”

老古看着面无表情的行长，心里也很感慨，这是个老对手了，但从未如此亲近过，现在绑在一起了。



行长顿了顿，说：“讲正事吧，日本人行动的具体细节，是东北的情报人员搞到的。这次测试是十分制，一个人两分。如果熬不住投降的，得零分；如果熬不住自杀的，得一分；如果熬到最后也不服软的，得两分。据说，如果这次得分在五分或以下，日本人就会马上全面进攻；如果得分在七分或以下，日本人决定先试探性进攻，预计准备时间在一年左右再全面开战；如果得分达到八分以上，日本人决定至少准备两年时间再全面发动战争。”

老古皱紧了眉头：“八分以上，





咱们四个只能保证八分。”

行长说：“那个工人的背景昨天调查过了，倒插门的，一直是媳妇说了算，老实人，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。软得像泥一样，他得零分是肯定的了。”

老古叹了口气说：“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行长看看盘子里老古没动的那个馒头，说：“行啊，日本人挺下本啊。老古，知道他们玩的这一套吧？你要连这都看不懂，可就让我失望了。”

老古淡淡一笑：“不知生之欢，何知死之惧？”

行长点点头，恢复了一贯的阴冷：“这伙鬼子里有专家，不可小视。对咱们的考验，绝不会只是严刑拷打那么简单。”

接下来的两天里，日本人仍然是好吃好喝地养着这五个囚犯。染坊工人每天都把白布里的旧馒头吃掉，再换上新馒头包起来。除了对工人保密外，老古和行长把新的消息都传达了，大家就在这看似平静的囚禁中忐忑地度日。

## 4.人间炼狱

又一个清晨到来了，看守来到门前，“哐当”一声打开门，五个人一起睁开眼睛。一个穿着军官服的中年人站在门口，对着五个人挨个看了一遍，指了指小刘：“学生，出来。”

小刘站起来，腿微微有些发抖，老古轻轻捏了他的胳膊一下，小刘深吸一口气，走到门口，两个看守把他夹在中间，带走了。

刑讯室，小刘看着满满一屋子的刑具，脸色有些发白。日本军官和气地笑道：“学生，是一个国家的未来，我们日本人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。中国的学生要传承中国文化，我对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很仰慕的。今天我们先聊聊文化的事，好不好？”

小刘点点头说：“行啊。”

日本军官说：“你知道大东亚共荣吗？中国人民总有一些误解，以为我们是来抢东西的，说什么侵略。其实，这个世界一直都是文化之争，并非枪炮之争。谁代表先进的文化，谁就应该管理人民，把文化扩散出去。你看，当年中国强盛的时候，不也是万邦来朝，日本国也曾经派使臣来朝贡的。而现在，中国的文化衰落了，日本人学习并发扬了，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，因此日本有责任像当年的中国那样，

把先进的文化传播给别人。这就是我们来的原因，也是大东亚共荣的伟大目标。”



小刘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阁下，不知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军官见小刘很客气，面露微笑：“叫我藤田吧。”

小刘说：“藤田先生，你的高论我不敢苟同。先进的文化应该被传播没错，但有了先进的文化，也不一定就能战胜落后的文化。当年游牧民族的铁蹄踏遍亚洲和欧洲，他们所到之处，大肆破坏，不但没能传播文化，反而毁掉了很多文化。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仁义，仁义的核心是不强迫，当年万国来朝是自愿的，不是中国的军队打出来的。武力当然可以用来推行先进文化，但只能靠武力推行的文化，一定不是先进的。我可以断言，日本军队今天撤出中国，明天日本人的文化就会被人彻底遗忘。你说得没错，学生是一个国家的希望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中国虽然现在羸弱，但她还有希望，有很多希望！”

藤田看着小刘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。他挥了挥手，两个看守把小刘捆在了刑具上：“那就让我们看看中国的希望究竟有多少吧。”

当小刘被送回牢房时，他被单独关在了隔壁的牢房里。他的一只眼睛被挖掉了，十根手指的指甲都被拔掉了。老古隔着栏杆轻声呼唤他，小刘从昏迷中醒来，惨白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小鬼子说读书人最怕的是失明，另一只先给我留两天，还说让我学史可法，真他妈的疼啊！”说完靠在栏杆上，又陷入了昏迷。商人脸色惨白地靠在墙上，一言不发，染坊工人已经抖得像筛糠一样了，双手紧紧地抱着头。

第二天，藤田将老古带进了审讯室。他给了老古一杯水，老古装出一副老实憨厚的农民模样，捧着水不敢喝。藤田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中国的农民，自古以来最大的渴望就是有自己的土地。但是，能做到这一点的农民少之又少。而在我们日本人统治的地方，只要是良民，我们都会分给他们一块土地去耕种，只要给帝国缴纳了那一部分微不足道的贡献，剩下的就都归自己了。比起你们的地主来，我们要的不算多，而且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夺走你们的土地。所以，我想农民应该是感激大日本帝国的。”

老古沉默了一会儿，一口气喝光了水，舔舔嘴唇说：“长官啊，你在家时是干啥的啊？”



藤田愣了愣："是个医生，但我父亲是农民。"

老古点点头说："那你就该明白农民是啥样的。没错，土地就是农民的命，但土地跟别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商人可以带着货跑，学生可以带着书跑，士兵可以带着枪跑，唯独农民不能带着土地跑。所以，没有人比农民更怕战乱，更怕当亡国奴。因为守着地，就可能丢了命；离开地，还不如丢了命。你说日本人对农民好，我就是从东北跑过来的，日本人在东北杀人就像割高粱似的，留下的人不杀就像留下牛马干活一样。我是农民，可我不是傻子，你们把日本人源源不断地运到东北来，来一个日本人，就分一大片地，那地原来都是我们的，现在变成你们的了。就算你们打下全中国，地也都是你们的，我们不过是干活的。地主不过是从中国人变成了日本人而已。中国的地主至少还不敢随便打人杀人，你们可是啥都干。"



藤田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："中国的农民，有中国式的狡猾，果然不错。"他挥挥手，"让我看看中国农民的胆量是不是和他们的狡猾一样厉害。"

老古也被扔到了小刘的牢房里。和小刘不一样的是，老古被打断了右腿，断成七截。对一个农民来说，失去了腿，就意味着失去劳动的能力。行长隔着栏杆看着老古，阴冷地说："当兵的最怕什么呢？"

第三天，行长被带去了，藤田对他倒是干脆："军人就是刀枪，握在谁的手里并不重要。大东亚共荣后，你仍然可以是大东亚的军人，仍然有军人的荣耀，当然，升官发财也是少不了的。"

行长更干脆，直接骂开了："你

叫藤田是吧，老子总有一天打到日本去，到时候专门找姓藤田的女人收拾，像你们对待中国女人一样！”

行长回来的时候比前两个人都惨，他全身上下遍体鳞伤，双腿之间缠着止血的纱布。老古扶着他躺下，想看看他身上的伤，行长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惨笑着说：“不用看了，小鬼子被我骂急了，把我阉了。”老古闭上眼睛，手却握得更紧了。

接下来的两天，扮成商人的国民党被割掉了双耳，并且用烙铁毁了容。只有工人身上的伤比较少，仅有鞭子抽的伤，他回到牢房里，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老古叹了口气，问：“他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工人拼命摇头，半天才说：“他问我给日本人当工人和给中国人当工人有什么区别，我不敢说话，他非要我说。我说我不懂这个，他又问我如果日本人给的工资比中国人给的高，愿不愿意给日本人当工人。我说，拿刀逼着，肯定得干。他非问我愿意不愿意，我不说话，他就让人打我，打到后来，我受不了了，说愿意，他才放我回来。”

行长冷笑了一声，看看老古，转过脸去不看他了。

第六天开始，小刘又被带去了，这次回来后，他的另一只眼睛也被挖掉了。他平静地躺着，时不时因为疼痛而抽搐。日本人不想让他们失血而死，因此包扎得很好，也用了消炎药物，但就是不给止疼药。

接下来是老古，他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，而且是一段段地打断的，即使一动不动也疼得撕心裂肺。行长因为第一次下手太狠，第二次打得反而比较轻，只是把旧伤口撕裂，泼上了盐水就扔了回来。行长一声不吭，手指紧紧抓着栏杆，一次次地昏死过去。

然而，当那个扮成商人的国民党第二次被带去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他趁行刑人把他绑上之前，猛跑了两步，一头撞在刑柱上，死了。

消息是工人带回来的，他哆嗦着说，日本人给他看了尸体，还告诉他，只要他发誓会忠于日本帝国，愿意做日本人在山海关里的奸细，就放了他，还给他钱。他不愿意发誓，只是反复地说肯定不会当兵反抗日本人，日本人又打了他一顿，让他回来接着考虑。



行长猛然坐了起来，骂了句：“懦夫！”

老古沉重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他尽力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没有出卖我们。”

行长"呸"了一声："本来就只有八分，现在只剩七分了！"工人疑惑地问："什么八分、七分？"老古摆摆手说："跟你没关系，你睡觉吧。"

## 5.生命价值

半夜里，老古被一阵沉闷的声响惊醒了。其实也不完全因为声音，他腿里的碎骨像尖刀一样刺着血肉，他成天都在昏昏沉沉中度过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浑身是血的行长压在染坊工人身上，双手紧紧掐着工人的脖子，工人则在挣扎。工人受的伤最轻，但行长力大手狠，两人僵持不下。老古爬过去，抓住行长的手臂："放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"

行长冷冷地说："帮我一把，掐死后用他头撞栏杆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"

老古瞬间明白了行长的意思，甚至心中闪过一瞬间的犹豫，但马上就否决了。他用力拉开行长的胳膊："不行，不能这么干！"

行长低声吼道："我们生不如死地熬着是为了什么？别来你们共产党那一套，他这条命不值钱，可死了就能值一分，这一分能救多少人你明白吗？"

老古说："我明白，可我们不能那么做！"

工人脱身后蜷缩在墙角，咳嗽着喘息，半天才能说话："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哪里得罪你们了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"

老古爬到他身边，看着已经无力而倒在地上的行长，对工人说："这事也瞒不了你了。我就告诉你吧，咱们里面只有你有可能可以活着出去。但你必须答应我，不能做汉奸，哪怕你嘴上答应了日本人，也不能真的做汉奸，否则，我们四个人死了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"接着，老古低声把日本人此次测试的得分制告诉了工人，工人听了，愣了半天没说话。

天亮了，小刘没能熬过第四轮的折磨，他死在了刑讯柱上，但他不是自杀的，而是疼死的。那双没有了眼球的眼睛朝着藤田的方向，黑洞洞的，死死地瞪着他。藤田烦躁地挥挥手，让人把尸体处理掉。

老古熬过来了，他也只剩了一只眼睛，全身是伤。而当行长被扔回来时，已经不成人形了，张着嘴冲着老古"呵呵"地笑，满嘴是血，他的舌头已经没了。老古闭上了剩下的那只眼睛，不忍心再看了。

工人又被带走了，行长冲着老古摇头，老古知道他的意思，轻声

说："他不会出卖我们的。日本人会放他走的，他回去后可以去银行报信，让咱们的人知道结果。他还有老婆孩子，不该死在这里，至少不该死在中国人的手里。"行长"呵呵"两声，靠在墙角，呼吸越来越沉重。

当工人被带回来的时候，老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就这一次的折磨，让一个前两次只挨鞭子的男人变得和行长差不多了。他蜷缩得像个肉球一样，满脸都是被鲜血混合的眼泪和鼻涕，已经昏死过去了。老古轻轻地拍打他，呼喊他："兄弟，兄弟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的吗？怎么变成这样？"

工人微微睁开眼睛，血肉模糊的嘴里发出轻微的声音，断断续续："不能……让他们打……进去，老婆孩子……山海关，他们……没地方跑。我……值……两分……"说完慢慢地合上了眼睛。老古明白了，他今天肯定反抗得十分激烈，而藤田本来感觉已经到手的两分丢了，肯定愤怒到发狂。

老古只觉胸口一股热血激荡，他爬到牢门边上，靠着牢门，等待自己的下一轮折磨。也许，一切就要到头了，他觉得，自己肯定挺不过这一轮了，死在刑柱上就好了，再也不用受这种折磨了。

半夜里，一阵枪声响起，然后是更密集的枪声，一个日本看守冲进来，黑暗中隔着栏杆冲着三个人开了几枪，然后又跑了出去。随后，一片沉寂。

老古腿上中了两枪，但跟已经承受的痛苦比起来，这两枪几乎没什么感觉。他爬过去，用身子挡住工人，才发现，工人的身子已经渐渐变凉了。他昏昏沉沉地抱着工人，感觉工人的衣服里鼓鼓囊囊的，掏出来一看，是一块已经凝固成黑色的白布，里面包着半个有些干硬、但被血泡软了一个角的馒头。老古紧紧地攥着这半个馒头，昏死过去。

当老古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在一个担架上，两个士兵抬着他奔跑。事后老古才知道，他被关押的地方离山海关其实并不远，是在一个日本医院的地下。共产党派出了一支部队，在山海关守军的默许下，从山海关出城，扮成土匪袭击了附近的几家医院，救出了一些被俘虏的中国军人，老古他们也在其中。但这支部队并不知道老古他们在执行任务，只知道他们也是被俘的中国军人。

老古被转移到燕京，由于伤势严重，三个月后才出院。他从医生

口中得知，当时送过来的三个人中，那个工人早就死了，而行长抢救了三天，终因伤势太重，也死了，只有他活了下来，但两条腿不能走路了，只能靠拐杖轮椅行走。所幸完好的那只眼睛没有感染，保住了。

当老古能行动后，他立刻动身回到了山海关。他拄着拐杖走在古老的长街上，路过了自己当年的杂货铺，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小饭店。他继续往前走，银行还在，他站在门口看了看，里面都是普通的职员，他看不出哪个像特工。也许，国共两党都知道自己的据点暴露了，同时撤销更换了吧。

老古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一间染坊门口，他认了认招牌，走了进去。老板听他说完要找的人，拍拍脑袋："你找老孙的媳妇啊，是在我这儿干着呢。听说老孙是让日本人抓走的，不知道咋样了。那是个好工人啊，能干，老实。"

老孙的媳妇从车间里走出来，身边还跟着一个男孩，帮她拎着一个料桶。老古看着她那泡得发白的手，低头从怀里摸出二十块钱，递过去说："大妹子，老孙被日本人抓去林场干活了，我们俩在一起干来着。后来林场起火，大伙逃出来的路上，老孙得病没了。这是他攒的钱，让我带回来给你。"女人一只手接过钱，另一只手抹着眼泪。

老古摸了摸男孩的头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白布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里面包着一个还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："孩子，吃吧，吃饱了长大个，好照顾妈妈，保护家，保卫咱们的国家。"




看着男孩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老古转过身，拄着拐杖，慢慢地走远了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故事会微信号：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## 骑单车的凶手

这是一个雨后的早晨。夏洛克像往常一样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山路上锻炼身体，突然，他发现路边躺着一位警察，腹部插着一把刀，浑身是血。他连忙下车，走了过去。只见那警察挣扎着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：五分钟前，他看见有个人形迹可疑，便上前盘问，不料，那人突然抽出刀向他刺来，然后，骑车逃跑了……说完，那警察用手指了指凶手逃跑的方向，手慢慢地垂了下来……夏洛克赶紧报警，叫警察派人过来。自己则骑上车追赶凶手去了。

一会儿，夏洛克便来到一个岔路口，该向哪条路走呢？他注意到，两条岔路都是下坡，距离不远的地方好像正在施工，路面铺着沙石、泥土。他先看了一下右侧的岔路，发现在沙石路面上，有车轮辗过的痕迹。可再看左侧的岔路，没想到也有车轮痕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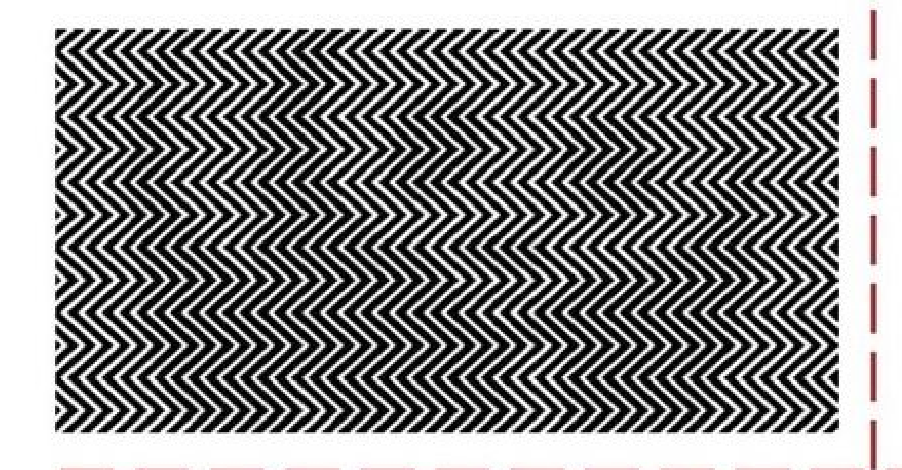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凶手只能选择一条路逃跑！夏洛克再仔细比对车轮痕迹。他发现，右侧路上的痕迹，前轮、后轮大致相同；而左路呢，前轮的痕迹却比后轮要浅。他想了想，便选择了一条路果断地追了下去……

你能说出夏洛克选择的是哪条路吗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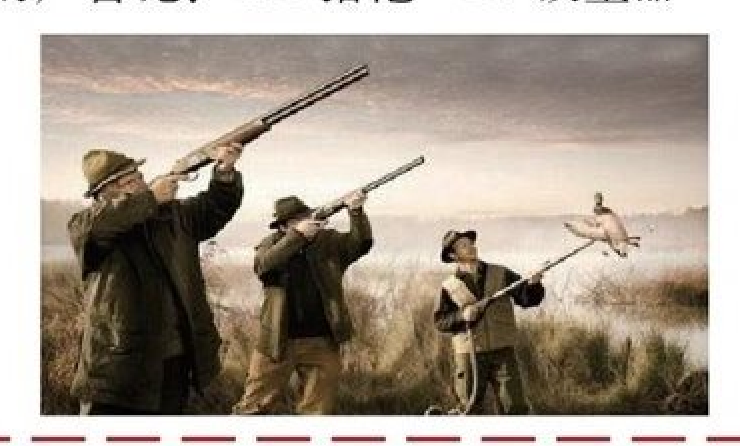
**超级视觉　熊猫在哪儿**

这幅图里有一只大熊猫，你看见了吗？圆滚滚的，真可爱呀。



**思维风暴　创意广告**

这是某种产品的广告，十分有创意。请你猜猜看，这是什么产品的广告呢？ A．猎枪　B．吸尘器



**想知道答案吗？**

1．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．您可登录 http://t.cn/Rfmd61e。
3．购买 2017 年 2 月上《故事会》。

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 P28。



# 故事会■新浪 微故事大赛

## 12月优秀作品选登　　主题：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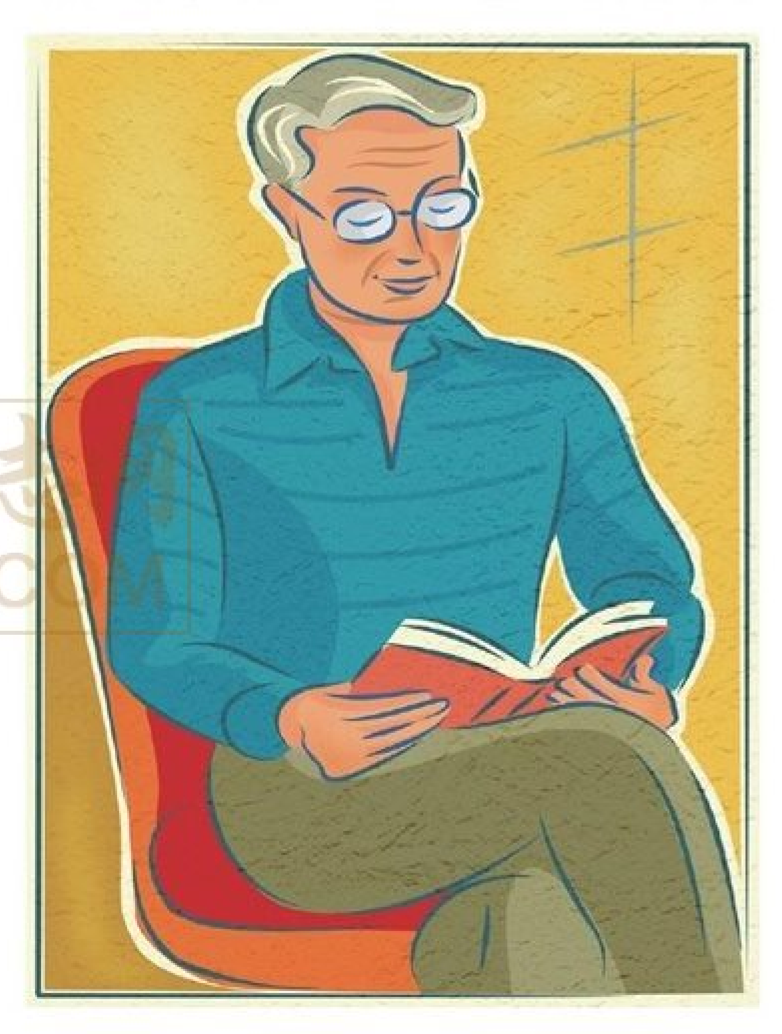
**@全家福526086032**　自从父亲老年痴呆后经常丢三落四，每当这时我都会不停地埋怨。这天我将手机丢了，父亲知道后说："别、别着急，我给你补、补一个。"他找出几块钱向门口走去。这时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小时候每当我丢东西时，父亲都耐心和我讲道理，然后给我补一个新的。

**@十耘**　老虎得病了，啥都不想吃。小虎抓个娃娃回来："爸，听说小孩子肉大补，您趁鲜儿吃了吧！""难得儿子一片孝心，"老虎一看这娃娃气儿吹的似的，又白又胖，抬爪子摸了摸，用鼻子嗅了嗅，"哪儿弄来的？""我从旅游团里抓的！"老虎叹了口气："我说呢。放了吧，放了吧……人工养殖的，没营养。"

**@江户川柯南0707**　阿梅外出打工好几年。这年春节，她决定回家，还带上一大包糖果，算是给儿子的补偿。回到家，阿梅还没将糖果拿出来，儿子却从桌子底下抽出满满一箱糖果，阿梅惊问："咋这么多？"儿子说："这些都是叔叔阿姨逢年过节给我的，但我想等妈妈回来一起吃，可糖果都满出来了，妈妈还是没回来……"

**@贫民区的百万富翁**　暑假学校组织了一个忆苦思甜夏令营，为让孩子补上吃苦耐劳一课，家长纷纷为孩子报名。虽说山区条件艰苦，可孩子们都咬牙坚持下来了，老师们深感欣慰。返回那天，孩子们一见来接自己的家长便开口，"这下我可以出国游了吧？""说好的手机买了吗？""我得吃好吃的补回来！"……

**@江户川柯南0707**　大李在村里卖旧书。他发现有位老人每天都来书店看书，大李很欣慰：这大概就是活到老，学到老吧！他担心老人站累了，还拿出凳子给老人坐，大李问："您很喜欢读书吧？"老人却摇摇头：



# 故事会■新浪 微故事大赛

## 1月征集主题：万能

《故事会》杂志和新浪微博（weibo.com）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，写出最精彩的故事！

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（@故事会微故事大赛），每月一个主题，当月设金奖1名，奖金1400元；银奖2名，奖金700元；优秀奖13名，奖金150元，优秀作品将在每月《故事会》上刊登。11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，恭喜@塞外东风 获得金奖，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（www.storychina.cn）查看。

1月微故事征集主题：万能。如果万能存在于我们身边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正文字数在130以下，力求情节出人意表，立意隽永深远，文字鲜明生动。截稿日期：1月21日。（本期刊物特别选登12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）

---

“儿子和儿媳到城里打工，孩子丢给我带，可我大字不识一个，我得补文化，不然孩子学习我啥都帮不上。”

**@毒蛇RKO2099** 小王在镇政府上班。这天早上主任急匆匆地找到他：“小王，赶紧把上次县领导交代修的那条路给修好，那边等着呢！”小王一脸蒙圈问：“主任，这活儿不是该施工队干吗？我也不会修路啊。”主任却说：“哎呀，那边等着看现场的照片，你不是会修图吗？在图上把那几个坑给补补就行了。”

**@马甩君子** 上大学后，我穿起了时尚的衣服。放假回来，发现奶奶把我喜欢的破洞牛仔裤给补上了，我既生气又无奈，在朋友圈吐槽着奶奶，真是“老糊涂”。要返校了，奶奶竟然偷偷塞给我一把钱：“以后裤子破了就别穿了，奶奶给你钱去买新的，一个人在外面可别亏待了自己。”

**@roseandmary1992** 阿华请大志传授追女孩的经验。大志说：“我天天缠着她给我补课，一来二去的就成了。”一个月后，大志见阿华脸上有伤，问怎么回事。阿华红着脸小声说：“找女神补课时，被她打的。”“不愿意，也不能打人啊！”大志很气愤。阿华说：“不怪她。她学跆拳道三年了，我才刚开始。”







# 最得意的一件事

周晓文

有一件事儿，过去二十多年了，我至今仍引以为豪。

那时我在读高中。手机、电脑还都没有现在这样流行，和别人的联系方式就是通信。有一次寄信，我忘了贴邮票就把信投进了邮筒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那封信被退回了。退回就退回呗，这件事却使我浮想联翩，我想，要是在寄信时把收信人地址写成自己的地址，把自己的地址写成收信人地址，存心不贴邮票，这封信不也能“退”到目的地吗？我洋洋自得地把这个发现跟同学们说了，他们一个个竖起大拇指，夸我贼精。

当时我简直成了班上的明星。然而我并不满足于让班里的同学知道这个秘密，我想，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我的发现呢？对，写出来，发表出去！一个大胆的想法跃入我的脑海。然而，这又谈何容易呢？因为除了写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外，我还从来没有写过别的东西，自认写作水平有限，直到高中毕业也没写出来，可是要把它写下来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海，挥之不去。

大学期间，我看了不少书，《故事会》更是期期必读。有一天我灵光乍现：如果把这个发现编成故事写出来，没准儿能发表哩！于是我构思了几个晚上，又吭哧吭哧写了一个多星期，终于在临近毕业时完

稿。我知道，《故事会》在当时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故事刊物，如果能有幸在《故事会》发表，无疑会使我的发现在更广的范围传播，所以我脑子一热，投给了《故事会》。

但很快我又懊悔起来：《故事会》毕竟是大刊，投稿的人多了去，他们会看中我这篇小稿吗？心里不禁又忐忑起来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蓦然发现，我写的故事居然登出来了！标题是《两封退信》，刊于1994年第6期。我的兴奋劲儿自不待言。当然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不认为这篇故事写得多么好，实在是因为我的独特发现打动了编辑。那时，《故事会》在全国每期的发行量有几百万份，我相信，知道这个发现的人应该不在少数……



到了2006年春节，我们一家人围坐看春晚，有个小品《马大姐外传》，由著名演员郭达、蔡明主演，其中的一个细节让我激动不已，马大姐说郭大宝抠门，是这样的台词——“你知道他抠门抠到什么份上吗？他寄信从不贴邮票……他把那收信人跟寄信人的地址倒过来写，邮局一看，邮资不足退回去，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。”马大姐说的不正是我故事里的点子吗？

我兴奋得一宿都没入睡。大年初一，我几乎逢人就讲这件事，有人祝贺，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撺掇：“打官司去，告春晚剧组剽窃，这官司你铁定赢！”

我不知道，《马大姐外传》剧本的作者是否看过那期《故事会》，也许去问小品台词的作者就知道了，但是我自己笃信，即使小品作者没看过这期杂志，他也一定是通过这篇故事的口耳相传听到过这个细节，它，就是源于我的发现！

扫一扫二维码，可带走、分享这篇文章。









# 一个钱包





■孙灿灿

老石是光明村的村民。这天一大早，他在村头的路口拾到一个钱包。

老石不爱占便宜，他不假思索，拿着钱包在村里吆喝了一圈："这是谁的钱包，黑色的，里面只有五张一百元钱。"

回到家他把钱包放在桌子上，老婆要翻翻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，他都不让动。

"瞧你那熊样，摸摸都不行啊！再说了，你个笨蛋，有你那么吆喝的吗？"老婆生气地说。

"依着你该怎么吆喝？"

"只说拾个钱包，什么颜色、里面装着啥，这些都不要说。如果失主叙述的与其相符，咱就交给他；若不符，咱就留着。"

老石这才恍然大悟，刚才一时心急，想马上找到失主，那样吆喝确实有点不妥，说露了。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全村人都知道了。夫妻俩正说着呢，外面就来人啦！

小辣椒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，满脸堆笑："石大哥捡的黑色钱包是我老公丢的。他昨晚喝醉了酒，不小心把钱包丢了。"

老石二话没说就把钱包交给了她，她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拿着钱包笑眯眯地走了。石大嫂欲言又止，无奈地看了看老石。

小辣椒前脚刚走，杨二嫂就骑车赶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卷豆皮，硬往老石手里塞。"石大哥啊！你

拾的钱包是我丢的，我卖了三天豆腐才挣五百元呀！”

“什么？是你的？”老石惊讶道，“已经被小辣椒领走了！”

“这个缺德的，明明是我的钱包啊！真是见钱眼开呀！我得找她要去。”说着一溜烟没了。

不一会儿，就听到小辣椒家像开锅一样，吵闹声、狗叫声、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响成一片。老石夫妇沉默了一阵，面面相觑。叹了口气，老石正要出去劝架，刘三金又气势汹汹地找上了门：“这是老石家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老石。”老石皱了皱眉头。

“我的钱包呢？”刘三金一个箭步上前，凑到老石面前两眼放光。

“被小辣椒领走了，这不，正吵架呢！”老石冷冷地向外一指。

刘三金不依不饶：“我不管她们吵不吵架，你捡了我的钱包，我就跟你要。”

石大嫂一听就火了，猛地站起身说：“我们欠你的钱吗？捡个钱包有罪啦！谁怕谁啊？给我滚！”

刘三金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不由分说就与石大嫂吵了起来。一个村里，两处吵架，看热闹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



村支书老李出面调解也无济于事。他找到老石商量对策：“你看这，区区小事，闹得锣鼓喧天，岂不叫人笑话？万一因小失大，闹出人命，你我都脱不掉干系。”

老石气得脸红脖子粗：“没想到现在捡个钱包也会被碰瓷！算我倒霉，我每人都给五百元，不就摆平了吗？不就是钱的事吗？”

说着老石就从兜里掏出一千元钱，像发奖金似的，给刘三金和杨二嫂每人五百元，二人像变色龙一样，刚才还风雨交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屁颠屁颠地走了。



周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人们为老石高尚的人品喝彩。也有人悄悄感叹："好人不好当啊！老石拾金不昧，一天赔了一千块呀！"

老石刚才也是一时冲动，听到人们的感叹，又觉得反悔太没面子。他叹了口气，见老婆闷闷不乐，就拍拍她的肩膀，安慰道："做人嘛，还是厚道点好，吃亏是福。"老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这时，大门外响起汽车的喇叭声，紧接着就是急切的敲门声。石大嫂一惊，心想：不会又是来要钱包的吧！她不禁埋怨老石："谁让你去捡那钱包？闹出那么多幺蛾子！"

"老石快开门啊！领导来了。"李支书扯着嗓门喊。老石开门一看，门口停着两辆轿车，从车上下来四五个人，与老石一一握手。为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，自我介绍是恒通地产的老板，其余几个分别是：县文明办的王主任、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、辖区派出所刘所长。

石大嫂战战兢兢，用颤抖的声音问："你们不是为那个钱包而来的吧？"王主任笑着说："石大嫂，我们就是为那个钱包而来的。"

石大嫂崩溃地大喊："这是我们捡来的，都还出去了，还赔了一千块钱，可不能再把我家老石抓去派出所啊！"

王主任连忙扶住石大嫂，安慰道："大嫂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听我解释。这次是由恒通地产提供赞助并策划，县文明办、团县委、县电视台联合举行的道德之星评选活动。那个钱包是我们昨天夜里故意丢在村头的，拾金不昧者，就成为道德之星人选，全县一共放出去二十个钱包，目前才收回八个，老石表现得最为突出。"

说着他从提包里掏出一张证书和两千元奖金，交到老石手里，还与老石合了影。

刘所长让李支书把小辣椒、杨二嫂、刘三金夫妇都叫来，开个会。不一会儿，他们都灰溜溜地走了过来，乖乖地把钱交了出来。

老石做好事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他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，恒通地产公司的老总，特聘他为形象代言人，还送给他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。光明村的风气也歪打正着地变好了，这不，大家都觉得路上的钱包是有人在做测试，说不定哪天天上就掉馅饼了呢！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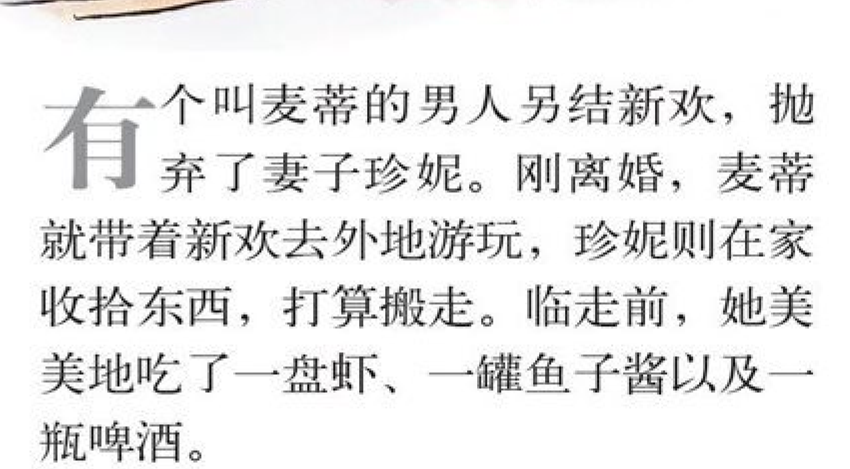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# 难闻的气味

■庞启帆　编译



有个叫麦蒂的男人另结新欢，抛弃了妻子珍妮。刚离婚，麦蒂就带着新欢去外地游玩，珍妮则在家收拾东西，打算搬走。临走前，她美美地吃了一盘虾、一罐鱼子酱以及一瓶啤酒。

吃完后，珍妮走进每个房间，将拌着鱼子酱的虾壳塞进空心的窗帘杆里，然后离开了。

麦蒂和他的新欢回来后，没住几天，就发觉房子里开始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。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：打扫，擦拭，清洗，通风，检查排气孔有没有死老鼠，用水蒸气清洗地毯，在每一个角落都喷洒空气清新剂……然而，恶心的气味非但没消除，反而越来越浓了。

接下来，他们的亲戚朋友不再上门做客，修理工拒绝在房子里工作，连女佣都辞职了。

终于，他们再也无法忍受那股臭味了，决定卖房搬家。可卖了一个月，即便他们把房价降了一半，也找不到一个愿意买他们房子的买主，最后，连房产经纪人也拒绝做他们的中介。

这时，前妻珍妮打电话给麦蒂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麦蒂把那所房子发臭的事告诉了她。珍妮听了，笑着说她很怀念那老房子，愿意拿一些财产来换取房子。

麦蒂不禁喜出望外，他觉得珍妮一定不知道那房子的气味到底有多难闻，最后麦蒂以原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了珍妮。

一周后，麦蒂看着搬家公司把原先那所房子里的所有东西，都搬进了他的新房，他笑着对新欢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终于解脱了！不过，我可不想让那珍妮再多占便宜，你看，我把这些窗帘杆也搬了过来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



# 相亲陷阱

■ 潘李君

邢飞是个大龄青年，还没找到女朋友。近日，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叫贝贝的女孩，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。朋友告诫他，为了提高成功率，一定要注意相亲中的“陷阱”，说不定相亲场合的每一个人都是女方有意安排的，务必要经得住考验。邢飞连连点头，说一定铭记在心。

约会的地点是一个咖啡厅，到了约定那日，邢飞刚走到咖啡厅门口，突然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拉住他的衣襟，乞求说：“叔叔，帮帮忙，给点吧！”邢飞一愣，这咖啡厅外怎么会有乞丐？对了，肯定是贝贝故意安排的，这是考验我的爱心呢！想到这，邢飞掏出钱包，潇洒地抽出一张红彤彤的人民币。小女孩接过钱，惊讶得张大了嘴巴，半晌才兴奋地连声道谢。



走进咖啡厅，邢飞找了一个僻静的位子坐下，然后把桌号告诉了贝贝。十几分钟后，贝贝款款而来。就在贝贝坐下后不久，那个小女孩又找来了，只是换了一套衣服。小女孩眨着眼睛，可怜兮兮地看着邢飞，说：“叔叔，帮帮忙吧！”邢飞瞥了一眼对面的贝贝，特意爱怜地在小女孩头上抚摸了一下，然后掏出一百块钱递了过去。

接二连三地，那小女孩竟跑了五趟，只是每次都改变了服装或发型，而邢飞每次都是大大方方地给她一百元。

当小女孩第六次来时，邢飞正要掏钱呢，贝贝终于忍不住了，生气地说：“你这是把我当傻子吗？”

邢飞立时愣住了：“当然没有！你、你怎么了？”

“别再演戏了！”贝贝恼怒地说，“你找来这么一个女孩，是想告诉我你很有钱呢还是你很有爱心？”说完，她头发一甩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# 今年是什么年

■ 张敬中



副省长下乡调研，陪同的县长汇报完情况后，副省长忽然问："今年是什么年呀？"

县长凝神想了好一会儿，想到副省长分管金融工作，就迟疑地回答："今年是诚信建设年！"

副省长不说对也不说错，只是迈步走出了办公室。县长看副省长脸上阴晴不定，跟在后面存了一肚子的疑问。

来到乡政府，乡长汇报工作之后，副省长又问了同样的问题："今年是什么年呀？"

乡长想也没有想就回答："今年是安全生产建设年！"见副省长没有点头，又加上一句，"今年还是反腐倡廉建设年！"

副省长依旧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，率先走出了办公室。县长与乡长跟在后面，面面相觑。

来到村里，村主任介绍本村的情况后，副省长又问："今年是什么年呀？"村主任毫不迟疑地回答："今年是基层组织建设年！"

副省长轻轻摇了摇头。村主任、乡长、县长相互看了看，不清楚副省长为啥把这个问题问了三遍，心里都有点发憷。

来到一家农户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接待了副省长。副省长仔细询问他家里的吃、穿、住、行、收入状况，老汉的回答让副省长不时哈哈大笑，一干人的心情也随之轻松起来。

告别时，副省长像是突然想了起来，问老汉："今年是什么年呀？"

县长、乡长、村主任见副省长又问了同样的问题，一时紧张不已，都盯着老汉，看他如何回答。

老汉挠了挠头说："今年啊，今年是鸡年。"

副省长点了点头！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

# 金钟罩

■ 任万杰

赵一龙跟着师傅玄空大师学艺十年了，玄空大师把自己最厉害的功夫——金钟罩传给了他。这天，玄空大师把大徒弟叫来，要考核赵一龙，如果他过关就可以下山，从此扬名于江湖。

当赵一龙站好，玄空大师挥了挥手，大师兄拿起一把钢刀，连劈赵一龙十次，就看火星四溅，赵一龙身上一点变化也没有。玄空大师微微一笑，表示满意。



之后大师兄又拿了一支红缨枪连戳赵一龙的双眼和喉咙。上百次之后，把大师兄的手累麻了，赵一龙好像没有感觉，玄空大师点了点头。

最后大师兄又掏出一把手枪，直接朝赵一龙隐私部位射击，赵一龙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玄空大师拍手叫好。

考核结束之后，玄空大师拉住赵一龙的手，说道："此次下山，你刀枪不入无人能伤你，你必将有所作为、名声显赫，记住一定要除暴安良，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。"

赵一龙跪下来谢师，玄空大师哽咽了："一龙啊，现在江湖险恶，你毕竟经验不足，让大师兄陪你一段时间吧！"然后挥了挥手，让两人下山。师兄弟二人给师傅磕了三个头，洒泪相别。

七日之后，大师兄哭着回来了。玄空大师忙问怎么了。大师兄说："一龙师弟死了。"玄空大师身体一晃，晕了过去。苏醒之后他不解地问道："一龙会金钟罩，怎么会死呢？"

大师兄哭着说："一龙师弟下山不久，就得了急性阑尾炎，我把他送到医院，医生想给他做手术，可是无论用斧子砍还是用锯拉，就是打不开一龙师弟的身体，最后，一龙师弟疼死了。"

（推荐者：谁人不识）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

# 手机惹的祸

■加　贝

民政局的李二是个低头族，坐卧离不了手机，有好几次在单位玩手机，让县纪委查纪律的工作人员抓住。潘局长一怒之下，把他调到殡仪馆一线工作，进行改造。

说来也巧，李二刚到殡仪馆报到没多少日子，潘局长的爹就去世了，按老人家生前愿望，仪式是在农村老家办的。

因为夏天的缘故，仪式办得很匆忙，办完后遗体就被拉到了殡仪馆准备火化。为送爹最后一程，潘局长也跟着去了殡仪馆。

殡仪车刚到门口，正好遇到了殡仪馆周馆长。周馆长一看潘局长的一身装扮，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，殷勤地说："潘局，火化得一会儿时间，要不您先到我办公室喝杯茶。"潘局长抬头看了眼明晃晃的太阳，心想，反正是等着，大热天的不如去吹吹空调，喝杯茶，就点头同意了。

眼见三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潘局长一直没有等到消息，有点坐不住了，心想，这个季节不是火化的旺季呀，于是就问周馆长："今天火化的人很多吗？为啥我家老爷子送进去这么长时间还不见火化完？"

周馆长也纳闷了："这会儿应该不多呀，要不我去帮您看看。"

不一会儿工夫，周馆长回来了，神情紧张地说："真、真对不起，潘局长，刚才我不知道谁当班，要知道是他，说啥也得换人。"

潘局长一惊，问："今天谁当班？"

周馆长后悔不迭地说："咳，就是刚从局里调来的李二呀。本来这家伙业务就不是太熟，谁知玩手机游戏又玩上瘾了，把老爷子送进火化炉后，居然忘记了按点火开关……"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

# 谁敢比我快

■向　阳

张天是个富二代，喜欢飙车。他敢在路上嚣张，一来是自认为车技好，二来他这车是本市唯一的限量版跑车，一般人看到都会乖乖给他让路。

这天，张天开车去找朋友，正在超一辆轿车的时候，电话响了，朋友催他快点到，于是他又是一脚油门，可正要超过旁边轿车的时候，那轿车突然也提速了，张天的跑车又被硬生生地反超了过去。

开车这么久，还从未遇到过敢反超他的人，张天可咽不下这口气。他马上提速，准备再次反超回来，可每次在两车平行的时候，轿车都要拼命再超回来。两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时速接近 100 公里了，轿车司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减速，那是在准备搏命了啊！

张天最终还是没能成功超车，而两辆车都因超速行驶，被交警拦了下来。

下车后，张天对着轿车司机吼道："刚才时速都超过 100 公里了，你还不给我让道，不想活了啊？"

轿车司机此时躲在交警后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"他要杀我！刚才他要超我车的时候，就要动手了！"

张天急着去找朋友，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。轿车司机忽然大叫起来："看看看，他要动手了，警察同志快缴了他的枪！"

张天疑惑地看了看手机背面，原来他昨天心血来潮买了一款仿真手枪的手机壳，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食指刚好在枪的扳手位置，猛一看，还真像拿着一把手枪。

刚才超车的时候，张天正好在打电话，难怪这司机拼了命也要往前跑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

# 选择困难症

■ 荻 秋

小雪来找朋友阿燕，一进门，就听到阿燕在反复叮嘱儿子天天：“出门往右走，到街口的第一家超市，酱油就在货架第一列，你买五块五的那种就可以了。”

天天出门后，小雪问阿燕：“天天都十岁了，这点小事怎么还要反复叮嘱？”

阿燕告诉小雪，天天有很严重的选择困难症，比如起床时不知先刷牙，还是先洗脸；穿衣时不知穿蓝色的，还是穿绿色的。

两人聊了很久，天天也没回来，阿燕就打电话给超市老板，老板说天天刚走。阿燕本以为天天很快就到家了，没想到，又等了二十几分钟，天天还是没回来。

阿燕放心不下，就和小雪下楼找人。到了楼下，却意外地看到天天站在电梯门口，一副很为难的样子。

小雪奇怪地问：“天天，你怎么不上去呢？”

天天说：“我等电梯时，这两部电梯同时开了门，我不知道该上哪一部……”



两人不禁苦笑起来，再问他为什么买酱油买了那么久，天天说：“货架上五块五的酱油有两种，我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好。”

小雪这才发现，天天的问题确实很严重。回去后，她上网查了下，很快找到了一个方法，打电话告诉阿燕：“你让天天抛硬币，抛到哪一面就选哪一项，这样一来，就能解决选择困难的问题了。”阿燕听了，拍手叫好。

过了几天，小雪又打电话给阿燕，问天天的情况有没有好转。

阿燕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甭提了，现在更严重了。他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在那里想，这硬币的正面和反面，到底哪面代表什么好呢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 虹）

# 县长会穿越

■ 卢常青

老邵从省直属单位调到文化大县当县长，由于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和驾驭全局的经历，心里忐忑不安。这天要在全县领导干部会上首次露面并讲话，更是一宿没睡好。

早晨四点，老邵就给儿子打电话："快把微积分公式发给我。"儿子不解，问："你当县长的要微积分公式干啥？"他回答："我要让村民们对我顶礼膜拜！"



老邵把儿子发来的数学公式，顺手抄在了这天的日历上。摇头晃脑，背了两个多小时，然后撕下日历放在衣服兜里。

会议现场，老邵迈着四方步登上了主席台，在前排中央正襟危坐。

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，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新县长，带头鼓掌。老邵模仿领袖们的手势，招手致意。

"在这惠风和畅、草长莺飞的季节，组织上安排我来这里当县长，深感责任重大。"老邵呷了一口茶，接着讲，"我县是文化大县，但不是经济强县。外界评价我县是'语文好，数学差'。对此，我很反感。我自幼喜欢数学，高中时学的微积分，尽管二十多年未看一眼，但印在了脑海里至今不忘。'洛必达法则，原式等于……'"背完复杂的数学公式，与会人员个个目瞪口呆。他窃喜，这里的人傻，真好糊弄。

此时，老邵衣服兜里的手机振动起来，他顺手掏出来看了一眼。那张日历纸被带了出来，随风飘落在台下一位男士的腿上。此人拿起来一看，非常震惊！他紧走几步，拱手把日历纸递给县长，说："真神奇！二十年前县长就把数学公式，写在了今天的日历上，莫非县长会穿越？"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　顾子易）